

484

詩人節紀念特輯

第七卷第六期

六月號

文壇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NANKING, CHINA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廣東分會出版

文壇月刊

第七卷 第六期

卅七年六月一日出版

小說

- 暴風雨中的幽蘭 (中篇)..... 陳杏如 (一八三)
- 老邱的傑作..... 陳琳 (一八九)
- 壓榨..... 楊詠新 (一九一)
- 離愁片片..... 雪倫 (二〇九)
- 母親還活着..... 尊尼 (二一二)
- 奇夢..... 曾璽發 (二一五)

論著

由人生態度瞻望詩的前途..... 姚濁波 (一九五)

詩人節紀念詩特輯

- | | | | |
|-----------|-----------|--------------|------------|
| 仲夏夜之夢 | 盧森 (一九九) | 三月的畫 | 林莎 (二〇四) |
| 我懷念着南方 | 白芒 (二〇〇) | 果園之歌 | 王直 (二〇五) |
| 誰叫你生在今天 | 尊尼 (式〇一) | 吹散的感傷 (詩集) | 梅彥 (二〇五) |
| 短笛橫吹 (詩集) | 周鋼寒 (二〇二) | 獻 | 丁白 (式〇五) |
| 哭泣的五月 | 莫高 (二〇二) | 滂巴的哀歌 | 孫用譯 (式〇六) |
| 懷念 (詩集) | 弗忘 (二〇三) | 康考德頌歌 | 孫用譯 (式〇六) |
| 悼一個木刻者 | 天帆 (二〇三) | 祝福 | 司馬雲帆 (式〇七) |
| 詩篇 | 爾心 (二〇四) | 我所熱愛的土地 (詩集) | 用孫譯 (式〇三) |
| 海 (外二題) | 良知 (二〇四) | 民主國的戰爭頌歌 | |

散文

- 靈魂的豪語..... 梁青藍 (二一八)
- 愛情的幻滅..... 馬錦活 (二二〇)
- 喚召..... 鍾浩 (二二二)
- 編後小談..... 編者 (式二四)

文壇月刊

第七卷第六期
總第四十二號

主編人：盧森

編輯委員：李若川 陳子殷 饒沙鷗
張希哲 李勵文 朱渺
陳容子 劉偉森 仇章

發行者：文壇月刊社
原址：廣州惠愛中路六十八號
新址：惠福東新源巷七號

發行者：中華全國文藝協會廣東分會
廣州惠愛中路二五號

總經售：廣東文化事業公司
廣州惠愛中路二五號

印刷者：天才印刷局
西湖路三十九號

售價：本期另售國幣壹拾陸萬元

敬致酬金：文每千字伍萬至拾萬元，詩每行兩千元至伍千元。

位置	面	估	每英
封面	全	面	角
封底	全	面	每英
封面裡	全	面	每英
封底裡	全	面	每英
正文	全	面	每英
前後	全	面	每英

暴風雨中的幽蘭 (中篇創作)

陳杏如

「嘎！景春！」在正狂笑的少年，拋下他的同伴，向景春直奔過來，景春也像發現新大陸般的迎跑上去。

「景春！還未到開學時期，怎的來得這麼早！」

「嘉宏！我不是爲了讀書來的，」他倆緊緊地握着手，景春說出了「不是爲了讀書來的」這一句話後，面上掠過一線愁雲，就很快的消失了。

「那麼；爲什——？」

「哥哥！遇到了你的朋友，就撇下我們不管了啊！」與嘉宏在一齊玩的一位少女，捲曲的頭髮，潔白的面孔，摩登的打扮，一路嚷着走了過來，態度是那麼大方；神氣舉止是那麼從容而不逼的說着到他們跟前了。

「這是舍妹皎雯，這是我的同學周景春。」嘉宏先指他妹妹，又指着景春和他們介紹，皎雯就伸出了手讓景春握着。

「您好！」景春有點尷尬地說。

「久仰周先生的大名，今天得會面真是有幸！」

皎雯撒嬌的說，兩眼不斷的轉着，看看景春，又看看嘉宏。

「從前常到府上，怎的沒有看見郝小姐？」

「因爲我住宿在學校，在家的時候很少。」又對着嘉宏說：「哥哥，你去把米司何請來，我們一同去吃午飯吧！我實在有點餓了！」

「米司脫周，您願意嗎？」

「郝小姐，不必客氣。」

「這算什麼客氣呢？以後我們是常在一塊玩的！」皎雯明亮的眸子對着景春凝視，景春倒覺得有點怪不好意思的。

嘉宏又爲他們介紹，然後雇了車子直開到大三元去。

七

「景春住在旅館裡很不方便，搬到我們這裡來住好嗎？家父母是很歡迎的。」

「不要客氣，現在唯一就是請令尊快設法找工作，有了工作什麼都不成問題了。」

景春看了看這會客室，倒是很精緻的，牆壁上掛着許多畫，中間一個圓桌，潔白的桌布，桌上花瓶裡一束鮮花芬芳撲鼻，呼，呼，的電扇，吹得景春有點頭昏。

「我想：這大概不會有多大問題。不過我覺得你這樣未免有點可惜，放下書不讀，爲了生活而工作。」

「我也感到無限的懊喪，可是；我不能同一個沒有情感的鄉下女子相住，我這次的逃出來，也是爲了以後的幸福着想。」

「你走後；令尊會不會爲你娶過來？」

「我想！景春頓了頓，但他還是撒下了謊，「不會吧！」說時面上顯出很難堪的樣子。

「哥哥！你多會享受，你自己的愛人要我來送！」皎雯送出何小姐後，就一路嚷着進來，浪漫地噘了噘嘴，又用手巾在臉上揩了揩。

「那麼，我代你——」

「呸！與我有什麼相干，」他立刻打斷了嘉宏的話，不讓他說下去，羞得面緋紅的逕自走進裡屋去了。

「景春！我這妹妹很頑皮，你說是嗎？」嘉宏看着妹妹的背影，對景春微笑着說。

「唔——也不——」景春覺得怪爲難的。

「老朋友，不必這樣害臊得像大姑娘一樣的，我這妹妹向來對人很苛刻、冷僻。只有今天對你是例外呢！哈哈！我覺得你倆正是一對……」

「嘉宏站起身來，以手輕拍着景春的背膀，不加顧慮地說着。

「嘉宏！別開玩笑，說正經話罷！」景春有點不知所措，可想不出以什麼話打發。

「正經話？什麼正經話？我妹妹愛上你是正經話，反正，怕什麼？你也還沒有結婚呀！」嘉宏更得意忘形，不聽對方勸說。

此時，景春心中十分難過，他心中的愛人是瑩芬，也沒有背負遺忘她的可能，同時這次的離鄉背井，也是爲他倆已往的感情，可是；這些話，他怎的能對嘉宏說呢！所以只是低着頭，似乎要從那擦得發亮的地板上，覓尋出什麼來似的。

「我這妹妹在家庭中比任何人都地位，她是母親的寶貝，是父親的掌上珠，你的工作，有她幫忙，那決不成問題。」

「怎麼？他不够你的理想嗎？」他見景春不作聲又接着問。

景春只有搖搖頭。

「不是那就好，好，我們馬上去將你的東西搬到這兒來吧！」他不由分說拉着景春就往外跑，景春也不由自主的隨他擺佈着。

已是仲秋的時候了，這無情的秋風吹着野外的落葉，也似乎帶給人們無限的淒涼。

瑩芬寄到C市的信，一封封地給退回來，背後寫着一查無此人，原件退回。

這真使瑩芬不曉了，怎麼會來了一封信後就沒有了消息呢？他究竟是否在C市，抑或是有什麼不測，不會不在C市的，也不會遭什麼不測，可是爲什麼沒有來信呢？難道是他忘了自己嗎？也不是，我們已是六七年的感情，雖無結合的可能，可是友情還在，爲什麼毫無消息呢！那——瑩芬左思右想，真想不出是什麼理由，愉快、平靜，已是離得她遠遠的了。

姨母剛服過藥，此刻已在安靜地睡下，她不敢打開房中的窗子，但是一輪明月，更無情地照穿了玻璃，慘淡的映在地上，她在寂寞而憂鬱的氛圍雜着藥味散佈着全屋，她那消瘦的蒼面上更形蒼白而憔悴，那強而有力的眸子，已深深地凹了進去，數夜的不眠，現得是那無神而疲乏。

她慢慢地站了起來，看了看那枯瘦姨母的面孔，和靄而慈祥地呈現在她的眼前，不覺她開始感到一陣莫名的悲痛湧上心來，似乎她將與她別離一般，孤獨的魔神，彷彿就將降臨在她的跟前，這相依爲命比母親對她還好的姨母，使她不感到生活的拘束，人生的孤單，而且她那清新的頭腦，也只有姨母才能容納，生活在這世紀的姐妹，多少不被送進封

建的牢籠，多少純潔靈魂的少女，不被陷入無底的深淵，爲什麼馬要跑？爲什麼水要流？爲什麼青年人需要愛情？寂寞的日子，磨着寂寞的心。想，想到此，淚珠不禁從眼眶裡滴落下來，幾乎情不自禁的抱起姨母狂吻。

這時萬籟俱寂，沒有絲毫聲音。而脈膊的跳動，似也清晰可聞，她慢慢地移步窗前，面對着那皎潔孤零的夜月，百感交集，已往的漫步談情，花前月下的吐露私衷，山邊河畔的依偎纏綿，清朗的笑聲，伴奏着那夜鶯的歌唱，相互沉默，及綿綿細語底傳情遠意，現在孤獨地依偎着這冰涼而堅硬的牆壁，哭泣的嗚咽，代替了笑聲，懷念的心情，只能向夢中傳達，現在她再也不能重現，或追回失却的一切！那夢一樣的情景，和那美艷而富於詩意的回憶。

觸景傷情，她的心破碎了，這血淋淋的傷痕，再也難能彌補，空暗的心靈中一無存在，渺茫得使她難受。

她恨不得馬上離開人間，她覺得已失去了人生的意義，她那所有堅強的勇氣，似乎此時已鴻飛無踪了！眼前恐怖着，可是；死！那是多麼可怕的名詞呀！而且自己又是這地地年青，難道就此完了一生嗎？不，我怕，決不！她狂亂而矛盾地在思索着！

「瑩！好孩子！你怎麼還不去睡呢？」姨母精神似乎轉好一點，眼睛張大的望着她。

「姨母！你覺得好一點嗎？我不想睡！」說着她走到姨母床前跪了下來，以手撫摩她的頭。

「好孩子！姨母對不住你，我恐怕不久於人世了，或者就在——」姨母滿眶淚水，像一條小河直流到枕頭上。

「不！您會好的，你不要這樣想，」瑩內心似刀絞一樣地痛得難受，可是他忍着將擠出來的淚珠吞下去，而且還勉強地微笑，以安慰這老人的心。

姨母搖搖頭，「好孩子，我很難過，在我好的時候，喜歡裝面子，現在我的債主天天在迫壓着我，——我的病決不會好的。」她呼吸愈來愈緊促，在那皺紋的面孔上，發射着火一般的熱度。

「姨母！不！您會好的，」瑩芬看這情形，再亦忍不住了，放聲大哭了起來。

「孩子！——我——死後——你將外祖父留下的房子賣了！可——以……償——還……」他將眼睛閉了起來，悲慘地說着。

馮嫂聽到登芬的哭聲，也匆忙地推門進來，從太太生病後，夜間她總是十分在小心的。

「驚慌的問——怎麼啦？」見登芬已哭得淚人兒一般，馮嫂的眼睛也紅了！

「馮嫂！她——以後是——一個——孤女，——你……」再下話沒有聲音，以手指了指登芬，呼吸促得喘不過氣來，就這樣的，她撒下登芬，永別人世了！

九

芬在姨母死後一星期，只得將房子及傢俱賣掉，才僅够還債，可是這單身少女，到那裡去？

本來要到C市去找景春，可是身無餘款，眼前生活已成問題，同時在這小鎮上，女子找工作是比登天還難，登芬面前只有一片暗淡淒涼。

幸好馮嫂是一個老用人，在她家裡做工已五六年，所以她勸她到她家裡去住，登芬在無法中，也只有這一綫生機，雖然有不少人來給她做媒，然；她甯願受飢挨寒老不答應。

距T鎮約五公里的地方，住着數十戶的人家，是風景優美的一個村落，後面有森林叢茂的獅子山，前臨繞小溪，溪水澄澈涼涼的流着，當春到人間時，桃紅柳綠，碧草如茵，讓點着蛋黃色的花芽，蔚藍的天空，懸掛出暖和的太陽，照耀着這一幅幽美的田園，住在這村裡居民，享受着大自然的幸福，可是如今春景已過，是雲烟密佈的秋天，朦朧蓋着整個大地，朝野不能窺見。

微蕩的秋風吹在原野上，田中的稻是早經成熟了，似乎宇宙間已塗上了金黃的色彩，太陽還沒有爬上山來，農人們已從這濛濛的霧中蠕動起來了。

火輪似的太陽，慢慢昇過山來，濃佈的霧也漸漸地消失了！田中工作的人們，滿面堆起笑容喜色，在慶幸着今年的豐收，發射出內心的愉快。

「小姐！我不要您來，你偏要來，這種工作不是你做的啊！」是位中

年的婦人，一邊提着鐮刀，一面對着一位年青的姑娘在說。

「不！馮嫂！我覺得生活在這大自然中很有意思，雖然我對於這一切都還外行，我以為做久了也就熟練的。這一位姑娘穿着一件半淺藍的短衫，潔白的面孔，烏黑的眸子，嬌嫩的纖手，走動在田中工作的人，對她似乎都很注意，時刻的展望着她，對她時又在低低自語。

她慢慢地彎下腰，左手握緊了一叢稻草，右手的鐮刀一落，就又将稻拿起來，整齊地放成一排一排，不時看着那位少婦而微笑。

她聽了那少婦的話，就直站着回答，手裡還拿着一把稻，尾巴將垂到地面上。

「小姐！素來養尊處優慣，如今來做這苦工真太屈辱了！」一位壯年的農夫三十多歲的年紀，很老實而忠誠的面孔上現得很興奮，在收拾着那排列整齊的稻草，一細細地縛起來，正準備担起走，他聽了說，也看了看那姑娘而跟着說了出來。

「馮大哥！這是我應該做的，根本說上什麼屈辱不辱，我從前雖然過着的是散漫的生活，而較為享受的，可是現在完全給姨母帶走了！」說着面上現出無限的愁容。

「小姐！——」

「別叫我小姐好嗎？一個無依無靠的少女，今蒙你們的見愛，視同骨肉，馮嫂！你難道還不承認是你的妹妹嗎？」她彷彿有點腰酸，以手輕輕地捶着，就打斷了馮嫂的說話。

「因為我這樣叫慣了，如叫妹妹，我的身份，似乎有點不配。」馮嫂正正經經的說着。

「是的，似乎不配有這樣一個好妹妹！」馮大哥說着就担起一担稻走了。

「不！你不能這樣說，人本來是不平等的，何況我你又有什麼分別呢？不同的就是受過一些教育而已。」

馮嫂似乎也想不出應該說什麼，於是就不响了，默默地在工作着，只聽到一些沙沙……沙沙……的聲音。

登芬一邊在割稻，一邊在想那已往的一切，輕輕的嘆了口氣，此時跑來一位天真的小姑娘，後面梳着一條辮子，走到她的田中來，活潑的說，「登芬姐，您今晚教我唱歌好嗎？昨晚我聽到您唱，真好聽呀。」

「好的，你晚飯後到我家來！」瑩芬很喜歡這位姑娘，既聰明又伶俐可愛，從到這裡的第二天，她就跟瑩芬混得很熟，瑩芬這幾天晚飯後，總是教一些小姑娘唸書，昨晚因為無聊，偶而唱了一首歌，無意給這位可愛的小姑娘聽到了，所以現在來纏着她。

「小妹妹！你回去幫助媽媽燒飯吧！恐怕她老人家累了，你在田中過久，恐也受不了！」馮嫂仰頭看看太陽，知道時間已不早，而小玉正是準備回去燒飯的，也就催瑩芬回去。

於是，瑩芬點頭，與小玉一齊就道。

「瑩芬姐；我嫂嫂及嬌嬌她們都很羨慕您，說您這個人太好了，並且她們也很想……」小玉說到這裡，不留心地走着，踢到一塊石頭，幾乎跌倒地上。

「真的！她們也想讀書，」瑩芬趕忙一手將她拉住，用凝視的眼睛望着她的小臉，覺得有點意外似的，這些鄉間農人，她們也知道知識的可貴。

「唔！她們都說：如果晚上你能够在祠堂裡教書，她們一定去讀，不過，她們不敢說，僅有這個意思吧了。」小玉有點吞吞吐吐地說，又仰頭看着她。

「小玉，好吧！我同馮大哥他們商量一下，就在你隔壁的祠堂中好嗎？」瑩芬覺得自己是有這責任的，故滿口答應了。

「真的嗎？」小玉還有點懷疑的問。

「真的！不過……」瑩芬停住脚步望着小玉。

「不過什麼？」小玉面上現出失望的表情，也對她望着。

「不過還得請你爸爸幫忙，桌子等恐怕我籌不出。」

「那不成問題，要讀書的人從家裡自己搬去就是了。」小玉很堅決的說着，面上又露出非常愉快說着，到了小玉家的門口，她對瑩芬招了招手就進去了。

從此以後，瑩芬就每天日間幫馮嫂工作，晚上教他們讀書，夜深寫文章，投稿到C市國民日報社，雖屢遭挫折，但她仍百折不撓地投寄出去。

當她初到這裡的時候，一切是那麽例外而不自然，而且常自覺命苦，時常悲痛着，後來看見那些不辭勞苦的農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

他們生活雖困苦，但還是熱誠地過活着，所以瑩芬也給影响着使她對生活感到興趣，現在已不終日愁眉不展了，為生活而奮鬥着；為命運而掙扎着。

對於景春她永不能忘情，尤其是在更深夜靜，在這間矮小醜陋的屋子中，半明半暗孤燈底下似乎他的影子也在陪伴着她，有時正在揮動着筆時，每想及那些甜蜜及美好的已往而停止，內心感到難過，在夢中也常見到他，所以在他的作品，也常流露着洋溢的感情，景春究竟怎麼了？她懇切地在懷念着。

不知不覺已是嚴冬的時節了，瑩芬還是照常的工作，同時她的學生也並不因為霜雪而減少，她的興趣亦不為寒冷而壓低，反之；外面的白霜，自身所受的一切，正是她寫作的資料，此時她已被錄為國民日報的T鎮通訊員了。

十

景春！你今天無論怎麼樣，一定要陪我去看一魂斷藍橋，」皎雯似乎命命着說。

「晚上看好了，下午實在我還有事情呢！」景春似是在哀求，從口袋中拿出一枝香煙來，擦燃打火機點着抽。

「不！晚上的跳舞會，我不能不去。」

「那麼明天！」

「你真是個死東西，明天就要換片了！」皎雯似乎有點氣怒了，面上死板板地沒有表情，從沙發上站了起來。

「好，好！」坐下來我們談談吧！你為什麼不進學校去住宿呢？景春拉着她又坐了下來。

「什麼，我不高興！」她將手從景春懷裏抽了出來，嬌嬌地說着。

「從前你，不是在校住宿——」

「你還要說關於這些，不准說了，我肚子已餓，先到大三元去吃飯，然後到永安公司去買一些東西，時間也就差不多了，你等等我就來。」說完站起來就走了。

景春看着她的背影，木偶似的站着，就又十分不耐煩的倒在沙發上，胡里胡塗地想着一年來的官場，及繁華的生活，是多麼浪漫；享受。

而且出納主任的名稱，又是多使人羨慕，同時一切也成習慣了。

「走呀！想些什麼？」峻雯已換上了一件很時髦的秋外衣，走到他的面前，冷不提防地倒嚇了一跳。

景春看了，她又照例地贊美了一番，笑嘻嘻的拉着手走出去。

十一

這一間頗為精緻的臥房，本來是郝公館的客居，現在成爲景春的臥房，他在房中踱來踱去，態度十分萎靡，手中的紙烟，已快將手指燒了，可是他毫不覺得，直至手指上隱隱的作痛，他才隨手一拋往痰盂中。有人在門外輕輕的敲了數下，景春說聲進來，於是門就悄悄開了，進來的是他的一位部下，神色十分地匆忙。

「周主任！剛才有命令來辦移交，這些虧空款子，張處長要交差，賬目上有而現款沒有，那怎麼成？周主任，快點想辦法，否則；可連累了！」那人魯莽的一刀見血，面色蒼白的說。

「我知道了，你先回去，我正在想辦法！」景春沉着面，對那人揮了揮手，而那人似乎還想說些什麼，但景春的焦急表情，以及那毫沒有客氣的面色，他就悄悄地退了出去。

景春左右爲難，毫無辦法，此時他忽然想到「家」，縱然出走已年餘，但他堅決的相信父親是不會寬恕他的，想着，想着！面上的愁容已給驅跑了。

「景春！你看！」峻雯很氣忿的拿了一張報紙進來，呼吸緊急得使他喘不過氣來。

國民日報的通訊版上大字載着。

夫死妻姘人捲逃， 媳婦房屋成焦土。

「本報T縣通訊」本縣士紳周洪山，早年喪妻，遺下一子周景春，愛撫如掌上珠，於是去夏爲他娶媳婦黃曉蘭，景春以不願與無感情的人同居，竟於新婚的第二天離開了家一去音信毫無，老父於失了愛子之後，一氣成病，二月後去世，家中產業盡交與繼妻王氏掌管，豈料王氏荒淫

無恥，結姘奸人，將所有產業購着媳婦變賣，買了黃金數十兩，於本月十三日夜，竟將僅有一幢房子放火焚燒便同奸夫逃之法外，其使女秋兒也因不願棄下少奶奶一人獨守寒門，竟與曉蘭同歸於盡……」

景春看到這裡，再也看不下去了，面色蒼白，似着了魔的幾乎昏了過去。

峻雯站在身旁，看到這情形，更加氣怒，恨不得給他幾個耳光，恨恨的說：「好一個老實的青年，原來我竟上了你的大當，未結婚那來的曉蘭？」

「可是；她現在已經死了，」景春低着頭，二眼凝視着地下，淚水盈滿眼眶懊悔似的說。

「現在我後悔也來不及了，爲什麼放下書不讀，與一個輕浮的人在談什麼戀愛，將我的真純埋沒。景春！今天我洞悉你的虛偽，此後我們再見吧！」峻雯心中又是氣恨又是後悔，她恨景春，但她也恨自己，懊喪的走到房門口，又轉回頭來對景春說「你走罷！我父親不要見你了」，說完就走向門外走。

景春已失去了人間所有的一切，內心也像火一樣地燃燒着，他又拿起報紙重看了一遍，下邊通訊員的題名是「劉登芬」。他像得到了生機似的，穿起大衣，直向火車站走去。

十二

空中不斷地飄着雪花，像有人在空中散佈着粉末，越來越密，簡直成爲銀世界，這個小村莊上，人們忙碌，已經停止，祠堂中的晚學已改爲日學，執教鞭的是一位年青而美麗的劉登芬小姐，村人對她的恭敬簡直像神仙一樣的偉大，無論什麼事找劉先生就辦得通了，因爲她對人，是那麽和藹而真誠，凡是她能夠辦到的事，從不辭勞苦，村中婆媳的糾紛，夫妻間的吵嘴，以及無稽的辯論，只要劉先生調解，他們沒有不樂從的，一年多來，農人對她的信仰已經深刻腦海，所以成爲莊上著名人物。

呼呼的北風以及寒冷的冰雪也不能阻止，這些人的到來祠堂中擠得滿滿的，還比往日熱鬧得多了。

登芬挽着小玉慢慢的走向祠堂，二人面上均現出不十分愉快，小玉

的眼中已滑着淚水了。

這是一間可容七八十人的祠堂，在這莊村最東頭與村屋毗鄰，中間一級級排列着許多牌位，上面放置許多參差不齊的椅子，往常上課的桌子，已堆在右邊的一個小房間中，在牌位下面的黑板，也像無限依戀的站着，瑩芬進來就走到黑板的旁邊，對着每一個人點頭招呼，坐着的人們似乎是失去了什麼似的，各個面上找不到一些笑容，尤其是那天真的小玉已在嗚咽的哭了。

「各位不要難過，我在不久的將來，就會回到這裡的，本來我恨不願離開你們，可是報館已來了許多封信催，今天又派人來請，所以在匆忙中要小玉通知你們，今天我不得不離開這裡——」說到這裡，她自己的淚珠也滴下來，再也說不下去了！

「劉小姐快走罷，恐怕火車誤了時間！」此時進來一位西裝少年，在門口叫着，他就是報館派來接瑩芬的。

於是全室但聽到一些吵雜的聲音，人人的眼光隨着瑩芬的轉移，瑩芬也只好抹乾眼淚一一安慰着。

「瑩芬姐您一定要給我來信！」小玉眼睛紅紅的，這一個聰明的姑娘，她已經可以寫一些普通的信了。

「好的，小玉！」瑩芬拉過她底手，輕輕地在頭上撫着，又在她面上凝視了一回，就堅決的頭也不回的，跨上了汽車，馮嫂也趕了上來，又聲淚俱下地叮嚀了一番。

呼的一聲，瑩芬給這汽車載走了，傾刻間汽車的影子已在濛濛的大雪中隱沒，站在祠堂門口的村人們，還依戀地悵悵地凝視着。

小玉還在祠堂門口徘徊躑躅着，這一年來在她細小的心靈上刻劃着多少的幻夢，可是，現在一切茫然，她似乎還想在這裡找到瑩芬的痕跡。

「請問您這裡有一位劉瑩芬嗎？」

這時來了一位青年，身上穿着雨衣，戴着禮帽，清秀的面貌，但籠罩了無限的愁容，隨手拍着身上的雪花，小玉冷不及防的倒給他擊了一跳。

「我誰？」小玉聽瑩芬的名字，似乎懷疑一般，又反問了一句。

「從前在T縣住的劉瑩芬小姐，聽說您現在住在這個村莊上，請問

可知道嗎。」

「她今天走了！」小玉彷彿很懊喪地說，又看了看景春。

「她走了？那她到那裡去？你知道嗎？」景春感到很失望，面上僅有一些笑容也給騙得乾淨了。

「C市的國民日報，請她去當編輯。」小玉有意無意地答着。

「啊！謝謝您，說着就往雪中一閃，不見了。小玉感到無限的驚奇，但她不知其中的底細。內心覺得空洞的，有一步無一步地回家去了。

十三

瑩芬到C市的第三天，正在忙着清理稿件，工友送來一份報，放在她的旁邊，她無意中瞥一瞥，忽然見有X X處主任周景春，昨已在T縣被捕入獄……等字樣，像針一樣地刺在她底眼珠上。

她隨手拿來一看，籍貫年齡及紀事正是她已無音訊一年的戀人，以下的一切再也看不下去了。

她底腦海昏沉沉地，就放下稿件，擬去為他想辦法，可是轉念一想，他既是一個犯罪而無情義的人，我何必違法去冒險呢！何況他又是一個意志不堅的青年，他的過失雖說是社會環境促成，可是；他對我的六七年的感情，對於父親的慈愛，怎樣的也棄之而不顧，我雖然愛他，但不願以金錢或勢力想法去救一個犯人，一個意志薄弱的青年。

此時，她的感情與理智在衝動，似乎看到景春那懦弱的魂靈在掙扎，又彷彿聽到正義對她的呼喚，在猶豫與矛盾的情感下，於是她咬緊牙關，忍着內疚將發出的情感沉滅，低着了頭開始辦那清理稿件的工是，從窗房照進一片陽光，射在她的桌子上，似乎象徵着她的光明，可作在那冰冷而陽光照不到的角落裡，躺着一隻花貓，拴住了脚，在向她呼叫，而她則充耳不聞，手不停的在翻，眼不停地在閱，但是腦海中仍然混亂得不能安靜。

三十萬元定戶諸君鑒：適因物價暴漲，成本增高，追得售價亦尾追而增，刻下刊費多已扣清，請即加入六十萬元四期基本定戶，為荷！
文增發行部啓

老邱的傑作

陳琳

爲了工作的關係，我被調到×城×機關來服務。接任的第二天，就聞到老邱的名字，他是×機關的科長，並不是他的工作能力強得使人欽仰，也不是他的學問了不得抑或忠於職務使人敬服，而是他的「打老婆」的拿手把戲惹得滿城風雨，不論在辦公廳或是在茶樓，都有人低聲細語地在描述老邱的傑作，因此，我到這機關剛二天，就認識了他——老邱。因是同一個機關，同事極少，接觸的機會甚多，尤其是我與老邱。日子久了，我覺得他是一位並不平凡的人物，我也知道他整個人和他過去轟轟烈烈的歷史。

「他是客家人，三十多歲的年紀，葫蘆頭，上大下尖，身材中等，不瘦不肥，逢人露着笑容，外表極溫和可親，但那些識穿了他的人，說他是：「笑裡藏刀」，掛假面具。」

抗戰初年，上海發生了戰爭，接着廣州經過了幾天的巷戰，這座熱鬧的都市，就換了主人。

老邱在家鄉擺脫了肩挑的艱困生活，掉下了鄉下的黃臉婆和三歲的兒子，他隨叔父北上，在部隊裡做了一名准尉軍需。

隊伍經過幾次的調遣，就在長沙作第一次的大會戰，戰爭攪光了百姓們的房子財產和兒女，老邱却在這時候得上了一位抗戰夫人，年紀很輕，樣子過得去，出身不大清白，據說會做過花姑娘來的。

打了八年仗，老邱隨叔父做了六年的軍需，接收長沙的時候揮出了平生本領，發了不少勝利財。部隊縮編，他便隨叔父退伍榮歸故鄉，起初出門的時候，他還記得，包袱裡除了二套便衣，一雙破了二個洞的皮鞋外，還有黃臉婆親身給他裁製的二件內衣，可是這一回就不同了，平空得了一位抗戰太太不要算，光是行李皮箱，就要十担，他眉開眼笑，回到故鄉來了。

故鄉因連年兵荒馬亂，百姓都被戰神攪得一無所有，田地荒蕪了，房子被日本人的鐵鳥炸塌了。老邱的黃臉婆也挨得面上的皺紋增多了，孩子長大了，可是這些老邱沒有感到絲毫的悲傷或惋惜，相反的他覺得

一切都可厭，做了幾年官之後，眼睛已生高了半寸，而且又是隨着做師長的叔父一同回來，後面還有威風凜凜的衛士。這些土頭土腦的鄉下人，那里值得老邱的同情呢！

黃臉婆自丈夫走後，一直在鄉下挨餓吃番薯，菜根和樹皮。她心中還有一個幸福的希望，那就是丈夫回來的那一天，可以過半輩子愉快的生活。

可是天知道，老邱回來後，擺出了這麼大的一個架子，還帶了一位抗戰太太，簡直不把她放在眼裡，她急得悲慘地哭了，面上的皺紋絞成一朵野百合，她氣得推倒了抗戰太太在地上，打個落花流水，抗戰太太敵不過黃臉婆，被打得在地上滾浪花。老邱覺得這是一種難耐的威脅，馬上用槍把黃臉婆和孩子就追走了。

鄉下鬧飢荒，四鄉不平靖，土匪十分猖狂，叔父覺得在家鄉住久了沒有多大意思，便帶着妻妾一家人到廣州來開住，老邱也就跟了來。

×城新任縣長，是老邱叔父以前的同學。老邱就被叔父介紹到×城來做民政科長，老邱是不懂政治的，叔父說：什麼都用不着怕，中國糊塗的政治作風，向來是上下一體的，何況有了後台，這一點面子的關係，難的也變成易的了。

老邱接任後，政治哲學是「要」做中心，向鄉長要錢，百姓要錢，向科長要錢，接事第一個月，除了「要」的工作辦得急如星火外，別的他辦不出半點成績來，原因據他說是生活不安定，沒心情「自應遵辦」。

抗戰夫人自到×城後，就染上了幾樣嗜好，好打牌，好玩，好飲茶，常常打輸了麻雀向丈夫要錢，去香港或廣州玩耍錢，天天上茶樓三次又要錢，老邱拿不出來就向鄉長要，鄉長就向百姓派，百姓也無可奈何，他們明白納糧派款是應盡的義務，是實無傍貸的事，但派得太多了，大家未免心痛，叫苦連天，因此百姓們對鄉長的印象不好，鄉長也不大敬仰老邱，爲了這樣，縣政就一場糊塗，百姓窮得沒有飯吃，土匪也多起來了。……

縣城裡有一間衛生院，新院長和老邱是同鄉，而且又是三年前在部隊裡同過事，他倆的情感不壞，院長是一位識時務的俊傑，臉孔整年陰森森，除了錢外很少見到笑過，牙齒崩了一對，眼上配一副平光鏡，當他笑着的時候，恰與哭沒有什麼不同，因此，人家都叫他「四季愁」。他是×長的精帶親，召了他來做院長，以前他在軍隊裡做軍醫，十足的官架子，看士兵的病當狗一樣，可是現在的情形不同了，未曾做過主管，一切都感到棘手還是其次，祇是接生，注射，藥名的複雜已够傷他的腦筋，何況他連英文也不懂呢！

有一回，因為二十四名職員才用九名，空額吃得太多了，縣老爺派人查他的賬，剛巧派了老邱，他倆平素的情感就不壞，而且院長懂得走內綫，送三百元港幣給老邱的抗戰太太打麻將戰，這樣，院長那筆糊塗賬就被老邱辦得不了了之。

老邱除了要茶，要禮，要錢外還要色。衛生院有位女護士，老邱利用自己的職權，常到院裡去吊膀子，院長請老邱吃飯，就着護士小姐陪飲，這位護士小姐不幸又是一位失意過來人，已上了年紀，這時也苦於×城難於物色如意郎君，也急於找求溫暖。一位是色情狂，一位是求歸宿與慰藉，老邱的手法驚人，不幾天，這位小姐就與他秘密同居了。

抗戰太太整天沉湎在賭場裏，對丈夫的行動就不太理會，他倆暗度陳倉的事，祇要錢什麼都不管，不幸麻雀屢戰屢敗，老邱又不替她向鄉長要禮，她氣得抱頭亂轉，就借題找這位新夫人發洩一下忿。兩人演出了全武行，護士小姐哭哭鬧鬧，抗戰太太要離婚，糾纏得老邱頭昏眼花，脾性發了。就規定每天下午八點鐘為「打老婆」的時間，她也不甘示弱，拼命地哭，哭得城裡城外的人都知道老邱打老婆了。×城的百姓多數

是吃自己飯好管閒事的，因此，老邱的悲喜劇不論在城外或城里，都有人在描述。……

我到這機關來服務的時候，邱科長和護士小姐同居才一個多月，她已離開衛生院職務，被邱科長召來在他那一科做辦事員，她寫得一手娟秀小楷字，人很漂亮，態度大方，廣州人，據說在河源讀過初中，做過黨部幹事，經驗和學識，比邱科長強得多了，我暗自羨慕着老邱的幸福，只可惜護士小姐把終身寄錯了人。

有一回，我被派到鄉下辦理戶籍工作，在鄉公所住下去就好幾天，等到公務辦妥了，回到城里來，辦公廳少了那位護士小姐，老邱垂頭喪氣生在辦公檯前打瞌睡，同事們指手劃腳又在描述老邱的故事，原來護士小姐被抗戰太太用「掃把」趕走了，老邱也樂得享受一次肉肉滋味，言並沒有存着和護士小姐締結終身的意，只是玩玩罷了，可憐的護士小姐，前路茫茫，渺然地回廣州去了。

不久老邱也走了，因為衛生院自護士小姐被老邱帶去後，院里的看護工作就沒人負責，老邱也少去衛生院了，院長就發了牢騷，說老邱不是好東西，被老邱知道了，簽呈告院長，報院長經驗毫無，接任數月未見成績，縣長又派人到衛生院去查賬，結果，兩人鬧起了架，院長紅封一包，呈上院座，老邱勒索不遂「陷害他人」的罪名就成立了……

他面上一層焦燥未退，又是恐怖的鬚雲鬚來。而且城里弄得聲名狼籍，半夜里老邱偷偷地和太太溜走了。

第二天，老邱走的消息傳到老百姓的耳裡，大家都喜出望外，再不敢怕老邱要這要那了。

四、廿九、脫稿南頭城

第五集合訂本已出版

本刊從本年一月至六月（亦即從總數卅七期，至四十二期。）第五集合訂本，不日即可出版，原定價每一巨冊國幣捌拾萬元，茲欣逢本刊七周年紀念，特減低售價，優待各界，每冊陸拾萬元，本月底截止，裝訂不足冊，購者從速！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啓

壓榨

——記一個三輪車伕

楊詠新

鄧洪是一個三輪車伕；

鄧洪有一個家——一條小街道內的一間破瓦屋，一共有三戶同居，同居中一家是賣「飛機」的，一家是補鞋的。

鄧洪的妻是一個溫順的小婦人，對着丈夫面前她不多講說話，即使說了，說完以後，也必定看丈夫一眼，看他怎樣表情，她唯一的任務是料理家務和養小孩子。

小孩子已經有兩個了，大的一個已進了小學三年級，小的一個剛學步，在地上爬呀爬的。

往前數去：鄧洪從前是一個碼頭工人，杭育杭育的替人家搬運東西，時常喝啤酒，時常打架。

再往前數去：鄧洪討老婆的時候，原是一個販賣的小商人，有一間商店，過了許久快樂的日子，抗戰起，一把火燒光了他的舖子，那時候；他老婆逃到了鄉裏，住上了兩年，後來熬不住了，只好回到淪陷區內，辛苦的找來些錢，在碼頭上：販賣一桶油條白粥，一家三口結巴巴的活着，勝利後——這真是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勝利！他們更加不好過了！資本沒有，想不出別的法子，因為跟碼頭上的人混熟了，只好去做個碼頭工人，這時第三個小孩子又出世了，噫！單是這些討債鬼，已經纏得他喘不過氣來了，此外房租呢？柴米呢？孩子的學費呢？……

這樣：鄧洪便不得不瘋了似的去找比較好一點的職業了，還算他向來肯喫虧，工頭對他也不错，答應替他租一輛三輪車行駛，他當然大喜過望，因為三輪車伕總比碼頭工人強些。

那時候；三輪車通行不久，做車伕也不很難找，當時那車主對他開列租車的條件：

- (一)要有商店担保。
- (二)每日日租二萬，十日交一次；上期。

(三)損壞自理。

(四)先交上期租一個月，另中人酬勞費一個月。

(五)車租隨時增加。

這幾個條件實在不易做到，那時找一二百萬元非常困難，担保由工頭負責，租金呢？他把家中一張媽媽遺下的古木大床，四張椅子，他的幾件衣服，妻的幾件棉袍，拉雜的賣去了，再向幾個放高利貸的人借些錢，月息五分，好容易湊足了錢，一切手續交代過了，他便脫離了「杭育」的生活，做起三輪車伕來了。

每早清晨五時，把車子開到碼頭上，迎接那些輪渡上的客人，這時候：他們對於那種客人是可以任意討價錢的，譬如說由長堤到中央公園前，本來應該要三千元，他們却要六七千不等，所以如果生意不錯，單是這一個上午，就可以足夠過一天的支出。

十時左右，當富貴人家剛起床前，他們已經做完了第一次生意，把車開到那些人聲鼎沸的小茶館裏，起勁的聊天，大談今天上午的收入。和一些新鮮有趣的，任何採訪記者所採訪不到的新聞。

回家吃早飯的時候，通常是那些機關完全放了工的時候，他們把要坐三輪車的公務員的生意做過了，才匆忙的回家去的。

到這時候：如果入息好的，那麼下午便不再開工了，換過衣服，上街逛逛，或者撿幾圈麻雀，至于生意不好時，下午便也得一樣地開工，甚至直到晚上也不休息，一直到深夜十二時！跳舞廳和酒家都收場了，他們才倦極的把車子交還了車主，再拖着疲乏的步伐回家。

鄧洪因為知道在這社會覓食的困難，而且他有家小，所以別人叫他賭博，他多數不去。別人叫他嫖娼妓，他更不參加，他只是努力去做，一心要還清了債，自己買一部三輪車，果然：他逐漸把債還了，而買了一部沒有牌的三輪車，他花五十萬元，一運動到了個牌照，於是他很驕傲；因為他自己終於有一輛車子了。

高興時；他也愛喝酒，喝醉了或者去罵人或打架，除了這；他可以

說是一個良好的三輪車伙了！

但：我們的窮光蛋，一旦生活過得安適些，快樂些，便會招到了天老爺的嫉妬，像要我們喘一口氣也不能似的。這，彷彿是公理，是定律。

前天鄧洪險些兒給捉將官裏去，因為他的牌照是舊的，去年的，不通用。警察查到了，一定要連人帶車一古腦兒帶回局裏去，鄧洪苦苦的討情，遭一申斥」了一番，訓示他未領得新牌照時不得行駛，不然就沒收……。

鄧洪又忙起來了，他知道這未換一換牌照，少不了又是一番敲詐！不，孝敬費。但沒法子，明知吃苦頭，也得吃，誰叫你不去做官，而去做三輪車伙？

他休息了一天，專為這事奔走，他從前領牌照，是由一個同業介紹認識一個朋友，這朋友又介紹他認識一個朋友，這朋友再介紹他去謁見一個姓下的不知下什麼的科員，由他做東，請這下科員大吃了幾頓，交了五十萬元，又花了一個星期，這下科員才把牌照交給他，現在呢？現在他想總不會這末費事了，因為現在只是換牌照吧了，換牌照也要這末麻煩的嗎？

於是他天一亮，便去找下科員，下科員還未起床，也坐着等到了九時多，才見下科員惺忪的從臥室出來，他連忙站起來彎了腰招呼了一下，下科員微微的點了點頭，說：「好好好，你等一等」，便進去漱洗了。

過半小時，下科員出來了：「有什麼事？阿鄧！」
「下科員：一早來攪擾你，真對不起，我想問你：換一個牌照需要什麼手續？」

「啊！」下科員的小眼一連眨巴了幾下，笑了笑：「原來這個……」他打了個呵欠：「我們最好找個地方談談去……」

「好，……好的，好的……聽從科員說就是……」
下科員便穿起衣服來，和他一齊出門去。
他們到占元閣坐下，開了茶，下科員不說什麼，先吃了幾件點心，一碗麵，歇一下，才慢吞吞的說：

「你……是想領新牌照嗎？」

「是……大約不十分難吧？」

「不難，不難……」下科員狡滑的大笑：「哈哈……他突然斂住了笑容：「你可知道市價嗎？」

「甚麼？甚麼的市價？」

「咳……牌照的市價嘛！」

「哦……請問多少？大約不上二百萬的吧？」

「不上，不上！」下科員又狡滑的笑笑，呷了一口茶：「那要有上幾百萬元，只要六百元罷了！」

「甚麼？六——百——元？」鄧洪摸不着頭腦。

「一點不錯，不折不扣的六——百——元——六百元港幣！」

「港紙？他想了想：「唉喲！港紙！可要命；六百元……」六得六

……四六二十四……豈不是八千多萬嗎？」

「當然啦……」

「太貴一點吧！科員：八千多萬豈不要我的命？」

「哼！貴！」下科員譏諷的說：「當然是貴，你去向別的人問問吧！貴……」

「下科員！請問一個車伙，八千多萬如何拿得出！」

「這都是你的事了，老實說：六百元港幣還有大多人要收，如果你碰着不熟識的，他們不要你一千……八百……七百才怪啦！哼，我好心對你，你却「狗咬呂洞賓」下科員說着，再叫了兩個大飽來吃。

鄧洪在一旁苦着臉看着他吃着，不禁微微嘆息起來：「為什麼總是港紙，什麼都港紙！」

下科員睜了他一下，鼻子「哼」的沒有答應他。

「沒有了，我商量好再答覆你吧！」

下科員應也不應，拿起了衣服逕自去了。

剩他呆坐在那兒，眼望着面前一堆碟子想，「幸而今天帶了二十萬元來，不然倒不知怎樣去會賬。」

他呆想，但實在想不出辦法，六百元港幣他的確拿不出，下科員這狗養的恃勢欺人，別的科員又不認識……

想來想去，一點想不通，只好結過了賬——一共是十五萬元——悶悶地踱了出來。

三

回到家裡，一句話不說，躺在床上想計策，足想了五小時，倒越想越納悶。

第二天，鄧洪想：我這種職業是脚停一家的口便要停的，攪不得：只好大着胆子把車子開到市面上接生意。

下午可就出了岔子，他駛過一個警察崗亭時，那交通警察便截住了他。

「你叫什麼名字？那警察問：

他知道有點不妙，但也只好硬着頭皮答：「甚麼事？」

警察怒起來了：「什麼事！你把舊牌照的車擅自行駛，你知道犯法麼？」

「哦……先生：真對不起，你原諒一下吧！牌照已經去領取了，請你原諒我這些人，少做半天便要少吃一頓飯的，請你原諒吧！」

「不成！到局裏說！」

「先生：通容通容一下子吧！」

「不成！你們這種人不老老實實喫點苦頭是不成的……」

這時候：一連有十多輛三輪車聚攏在警察的週圍，怒目瞪着他。

「先生！饒我一次吧，下次再這樣就任你怎樣懲處吧！做做好事吧！」

！鄧洪一邊說：一邊「碼頭工人」的火氣不禁昇上來了！

那十多個三輪車快，異口同聲說：「先生！請原諒他一次吧！請原諒他一次吧！」有幾個小聲的吩咐鄧洪：「只管快走，不要理會……」

那警察彷彿明白一點，便也趁風轉舵，悻悻的說：「哼！下次再這樣，非鬧起來不可！」

但他還未說完，鄧洪早把車子開走了，其他的也一哄兒散了！

以後鄧洪果然不敢再把這舊牌照的車去接生意了，但是楞坐在家裏

，每天單是吃米就要十多萬元，其他一切不算；這樣下去，正是「坐食山崩」，何況鄧洪不祇沒有山，就是一個垃圾堆大的土堆也沒有的。

第二天：鄧洪去找工頭。

談了一會，鄧洪把這事告訴了他。

「咳，這也說不得啦！」工頭說：「老鄧！現在是官字兩個口！他有勢力，你能奈何他……」

「他媽的！鄧洪不覺露出碼頭工人的粗魯來：「什麼都是港紙！港紙差不多成了廣州銀紙的太上皇！哼！這樣的政府，只曉得貪污；只曉得剝削我們做工的，我操你娘的尿……」

「老鄧！看開一點吧！這是你去求他，不是他來求你，現在沒有牌照的便要拆毀，所以不要說他們要你六百元港幣，就是要你一千元你也只好乖乖地給他，我再說一句：他們正管着你們，你們在他們勢力範圍之下，「不怕官最怕管！」你要是不用去一筆黑錢，他們便把你的車子留下，說是複驗了，其實是擱在空荒地裏，風吹雨打的任它霉爛……」

「難道他們的上司死了的嗎？」鄧洪憤憤的說。

「哼！上司又怎樣？你有什麼辦法找出他們貪污的證據，老實說吧！就是你告上了他們一狀，因為他們人事大，金錢多，「官官相護」，難道會拿他們去鎗決不成？終不成還是你們的平民受累！」

「他媽的！這些狗東西；從窮人身上剝削來一大筆一大筆的黑錢來享受，還虧他們倒老着面皮喊：「我們是窮公務員！」「我們窮公務員！」

「老鄧！世上事看開一點吧！現在的世界，是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的世界，一點不含糊，你要是不眼明手快，你便休想生存，好比你也知道：我們做碼頭工人的是向來往的旅客找飯吃；但那旅客還不是一樣的在別人身上找飯吃……」歇了歇，工頭又說：「老鄧，看開一點吧！

花去六百元，以後再勤勞一點，慢慢再掙回來吧！」

「但是……鄧洪哭喪着臉說：「我以前掙來的，都還光了賬了；——你也知道的——現在是家無長物，不要說六百元，就是一百元恐怕也拿不出。」

「想想辦法總想得出的！」

「有什麼法子想？工頭：我現在不能開工，坐在家白吃，每天家用可不少，咳！一點辦法沒有，迫急了，只有把老婆兒子一個一個殺死了；自己再一仰脖子了事！」鄧洪咬緊牙根說着。

「不要說這樣喪氣話……這社會上像我們這種人還不是一樣的在受

苦，人人都像你殺死了妻子再自殺，這社會還有窮人麼？……好吧！你回去想想辦法，十分想不出，便來找我；我或者可以幫忙你一下！」

鄧洪含糊地應着，一面走了出來，面黑得像一塊鐵，汗珠兒直冒下來。

四

但辦法總要想的，這幾天天天去找卜科員希望能夠把數目減少一點，但卜科員見了他總是說公事很忙，不和他多說話，如果他說到牌照的事，那麼卜科員便直截了當的回答：

「六百元，一文不能少，而且要快，有許多人出六百元還領不到，過幾天也許會漲到一千元。」

看起來沒辦法，只好拿六百元給他，不然只有餓死！

他於是把家中用了不久的桌椅，他的幾套衣服，他的一隻錢半重的戒指，和兩張棉被，……一起賣去了，湊足了一百元，但一百元和六百元還差很遠呢！

後來還是工頭幫忙他，工頭說：

「那只好向人家借吧！我認識幾個人，他們是專借港紙給人的，借一千元每月只納十元利息，而且不容易借得到，我和他是好朋友，以我的名字，總可以不用抵押品的！」

「沒法子，剛攞了高利貸的担子，現在又要把這枷鎖擱在頭上了！」

於是鄧洪說：「好吧！請你替我向他們借五百元，利息我按月清交。他媽的，甚麼都要說港紙，再下去連嫖娼妓也要以港紙做本位了！」

……工頭，就是這樣吧！真感激你的幫忙，我永遠記着你的恩德的，我明天來取錢吧！」

「就這樣吧！老鄧！不要再發牢騷了，花去的錢慢慢掙回來吧！」

第二天他拿了六百元交給了卜科員。

卜科員露出了笑意：「哈，鄧老洪！老實說：也是我才肯要你六百元的，真的；我發誓，一點沒聽你的，咱們朋友份上，有甚麼『研究』？只要你領到了牌照後，請我到國泰吃一頓飯！……哈哈……」

「這是：卜科員！事情辦妥，定當回報。」鄧洪口中說着，可是心中幾乎想起來揍他一頓，這小子堂堂一個科員，可是吃起東西來就像監獄裏放出來的，大把大把抓來吃！一下子就是幾十萬，不知道幾十萬元是人家幾天的伙食。

五

只要有港紙，甚麼都容易辦，現在鄧洪已經領到了新牌照，可以到市上接生意了！

不請這讓小子卜科員吃一頓是不行的，鄧洪知道，所以他只好把家中的銅盆，暖壺賣了，請卜科員到他指定的酒家，吃他的汗血。……

鄧洪爲了想把錢在肩上的重担擱開，兜生意更加賣力了，風吹雨打，頭腦發熱，他一樣開工，每天準做十二個鐘頭生意，你們坐三輪車時也許剛巧叫着他的。他很賣力，特別快的，一會兒把你送到目的地，收過了錢後，總是不知不覺的嘆口氣：「唉！真要命！」

——勞働節於禮——

本刊七周年紀念優待讀者一百戶

本刊出版以來，得蒙各地作者讀者們的愛護，且每經環境險惡、驚危之際。得到無數相識與不相識的青年文友大力支援，始能存續於今日，現在欣逢本刊出版七周年紀念，除本期每冊原定二十萬元，減低拾陸萬元外，並徵求陸十萬元四期基本定戶壹百戶，由本月一日起至廿日止，遠處定戶以郵戳爲憑，逾期當作自由定戶，依每期定價八折扣除優待！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謹啓

由人生態度瞻望詩的前途

姚濁波

這是一個偉大的時代，這個時代，並不是像過去一樣，單限於某一個國家，某一社會或人羣的矛盾衝突的時代，而是普遍到整個世界，整個社會，整個國家，和整個人類的真理的，和反對者的矛盾衝突的時代，

人羣中間，是一個人的認識，及爭取人的權利，尊嚴和享受，和反對人的認識，反對人爭取權利，尊嚴和享受的奮鬥；在社會上，是新的勢力和舊的勢力的混爭；在國家方面，是和平，民主，及反對者的搏鬥；在國際上，是一個真理及武力的肉搏；在這偉大時代中的人民，尤其是會經受了五千年封建勢力壓迫過的中國人民，必須認識自己，認清歷史的途徑，而追向世紀的前頭，必須爭取這個時代，而推翻古老的，不合理的傳統，和強權的勢力。

在這個偉大世紀的中國兒女，都必須看清歷史的途徑，去認識自己的權利和義務，享受和尊嚴；認清國家民族的前途；而拿出良心，去站在公理的，正義的，新的，民主的一邊，去反對舊的，及摧毀阻礙我們人類社會進步，國家民族前進的障礙，這個時代，凡是有良心的有熱誠的，愛國家，愛民族的中華民國國民，都必須站在一邊，絕不容許有甚麼中立，中庸的立場和逃避，應集中精力和力量，去為這些目標而奮鬥。

文藝工作者，也必須為這個目標而努力奮鬥。大凡一個舊社會的崩潰，和新社會的成長，必經過一種混爭，而這混爭中，也必然的就牽涉到各方面，其中，在文學上，亦必產生足於適合這個時代的文學。如歐洲的文藝復興，中國的五四運動，在這混爭中，新舊勢力，都各佔助自己的地盤，而各走極端的發展，而隨着舊社會的崩潰而促使新的文學的誕生。

同時，在這混爭中，有一般的文藝工作者，尤其是出身在小資產階級的文藝工作者，就面臨着一個嚴重的問題，就是他們對舊社會，不願同流合污，有着一漁父式的人生觀；而在另一方面，對着一個新的行列，又不敢加入去進行戰鬥，因此，他感到這個社會不能容納他們，不能容許他們自由發展，所以悲觀、傷感、消極、徘徊、長吁短歎，而他們所寫出來的作品，也是一些不敢接觸現實的、蒼白的、傷感的、幻想的、毫無現實意味的作品。他們用這些東西來麻醉自己，欺騙自己，也就同時而麻醉了許多人；欺騙了許多人，他們始終不敢對作品負責；當然，更不敢對人羣社會負責。

這一種人生態度，毫無疑義的，在這大時代中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根本消除。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拿出良心來，拿出熱誠來，加強他的愛憎；嚴肅自己的生活；看清歷史的途徑，勇敢的面對現實；面對生活。勇敢的生活下去，積極的生活下去，假若人生是一個舞場，人民大眾是一羣觀眾；世紀是一個老板，文藝工作者，必須不失了觀眾和老板的期望，文藝工作者，不但不能就使戲劇散場；而且，要勇敢的，嚴肅的演下去；在舞台上，散佈些火燄！

在這劇場上，勇敢的面對着現實；面對着真理，生活在理想中，生活在信仰中，去嚴肅自己，站住自己的崗位，去為真理，為新社會的誕生，而努力奮鬥！

但這個生活態度，並不是可以孤立的，我們生活在人類中間，我們對於其他的人，都息息相關，當我們一張開眼，一打開耳朵，不如意的現實，大多數人民的苦痛，就使我們認識；我們不能住在象牙塔中去歌唱打倒列強，或者，農民生活困苦之類的官僚作風的文學，文藝工作者的生活態度，應該配合大眾的愛憎，這個時代中，文藝工作者，應該沒有比群眾更緊要的個人意志及信仰，必須是群眾的意志或信仰。摧毀舊的，不合理的社會，只有團體才是力量，只有群眾，才是後盾。

這個階級力量，文藝工作者，必須清楚，牠不是那些吹牛拍馬的官僚和封建士紳；也不是傷感的、蒼白的、一些安閑的小資產階級，及代表這種傷感、蒼白的文字，而是佔了全國人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農工下層階級。他們靠自己的氣力謀生，他們是一個善良的人們；他們是想生存，而抗拒搾取，他們有強烈的愛憎，由於歷史的教訓，他們有着新社會，新中國誕生的憧憬，他們是國家的根基，社會經濟的生命線，也是一個不可抗拒的社會力量。

但是，現在他們到處受人剝削、欺壓、搾取，在飢寒的邊緣受苦、死亡，他們不能生活下去，所以，現在的文藝工作者的目標，筆尖，都是針對着他們，為他們服務，只有他們的意志，才是群眾的意志。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必須針對着農村，針對着工廠，針對着這個階層，針對着他們勞動的生活的場所。

他們的認識不夠，他們的智識水準低下，他們不明白歷史的途徑；時代的文藝工作者，必須拋棄以往的對他們卑視的歷史積習，去接近他們，和他們共同生活；去發啓他們，教導他們對不合理的現實，去反抗衝鋒！

爲了要使大多數下層階級的人，都覺悟起來，爲了自身的福利，爲了人類的生存，而動員起來，文藝工作者也就有一定的目標了。這種目標，就是忠實的暴露觀念，批判現實，而使人民大眾，明瞭現實的本質，而認識自己的重要，而進一步，去指導現實，使人民大眾對這個現實，採取一種態度和行動。

這些都是處在這大時代中的文藝工作者，所必需的人生觀和認識。這就是說，在這時代中，都要求有良心，有熱誠的文藝工作者，去走群眾路線，而不要走自我的、小圈子式的路線。

但是，我們得考慮一種問題：就是在這時代中，甚麼是人民大眾所最容易和最喜歡接受的文學形式？甚麼文學形式是教導人民的最有力？甚麼文學形式，最適合於他們的情緒，及不會太消耗他們的時間？什麼文學形式的鼓動性最大？及對他們的生活習慣，關係最密切？

詩，是最適合於這個問題。由於詩的起源，是歌謠及舞蹈，而與他們的生活習慣，無論過去或現在，帶舞蹈式的民歌，都與他們有密切的關係。所以詩和民歌的關係是密切的，也因此比較文學上其他形式，使人民大眾容易，而且喜歡接受。同時，詩是一個感情的強烈流露，這方面，也和民歌一樣，容易抓住他們的心，現在，他們最通行的，傳達他們愛憎的東西，就是歌謠，因爲詩與牠有着密切的歷史前驅，所以，適合上述的標準，詩是很合理的。但是，有一個問題，雖然詩比較其他文學形式，易而被人民大眾接受，但是，詩還是詩，而不是歌謠，詩作者，必須考慮：怎樣使詩的形式，去配合他們歌謠的形式；用甚麼形式，使他們，能够唱，同時，也能够跳舞？

同時，在辭彙，題材上，也必須儘量的，貼近他們的口語，至低限度，都必須他們能够明白的。過去的內容，大多數是陳腔濫調，或上層階級享受的。由於歷史的積習，不但已經把詩中的詞彙及意含，弄成千篇一律，高雅、深遠；而且，連題材方面，也免不了是才子佳人的私情和戀愛的閨房之樂。這些內容和形式，與人民大眾，絲毫沒有關係，也就難怪，不能爲人民大眾所接受，既然現在的時代變了，這個世紀是人民大眾的世紀，所以，這種士大夫式的詩歌必須根除的，必須適合於這個時代，這個環境，能够使人民大眾喜歡接受的詩的形式和內容。

在內容方面，我們時代的詩的內容，固然不需要如過去一樣的公子小姐享受的那麼性苦悶，和感傷，憂鬱，悲哀身世，那些臭得發霉的陳腔濫調；牠必須付予現實性，隨時配合着目前的現實，正確的反映，批判，和指導。而在另一方面，也同樣不需要一些吟風弄月，悲秋，迎春，送夏，蒼白，消極的，呆板的，軟弱的題材，牠必須注入活潑的，積極的戰鬥的血液。在這一方面，更需要配合着他們的生活習慣，所能接觸的事物。在這些方面，不斷地注入新的常識；新的認識；新的事實；使人民大眾，逐漸的明白自己，而進而解救自己。

在他方面——內容必須是近乎敘事體的，有連串性的，直覺的，而且，也必須感情的，豐富的爽直流露，因爲，人民大眾的智識還不夠，詩作者想描寫一件事情，非用平鋪直敘，段落分明，及豐富感情不可。這才可以使人民大眾明瞭，才能够煽動他們的固有的強烈的感情。在這方面，要

求詩作者，能够用豐富的感情；很明顯的，不含糊的表現在詩裏，過去用美人香草，象徵君子帝王的，太象徵的：太含糊，太多聯想的詩；人民大眾，是無法欣賞，也無法接受的，他們所注意的，是能直捷的抒寫出一種事實，一種理想，或一種情緒，只用適合於他們的，最明顯的詞彙，去表現，使能够在詩裏，叫他們不加思索，而提起他們對詩的內含的情緒，使在很短的時間裏，就能與詩作者的心，生了共鳴。

在形式方面，詩作者，必須有恰當表現內容的形式，爲了要恰切配合於他們的內容，詩作者，必須有接近他們的形式，這些形式，大概來說是要能够配合着他們工作或勞動的，有節拍的，近平民歌一類的形式，甚或，就是民歌的形式，這就涉及利用舊形式的問題了。但是，這裏說的利用舊形式，並不是投降舊形式，受舊形式的約束，而是在舊形式中，注入新的血液，改更其固有的內涵，而改造舊形式。由於內容上的不同，所以牠的節奏上，也與過去的舊的不同，如毛毛雨，或妹妹我愛你，就與義勇軍進行曲不同，雖然其中調子的結構，同樣是由七個音階構成，但是，因爲牠的內容構成不同，而生出的情緒，就不相同，就如果，用妹妹我愛你的憂鬱的，追憶的內涵，套入義勇軍進行曲曲譜中，也是不諧協的，不相稱的，所以，一定的內容，支配着一定的形式，而一定的形式，也同樣範疇着一定的內容，內容不同，牠的形式，也就變了。

利用舊形式，是使人民大眾易於接受，而在易而接收中，用內容來突破舊形式。在節奏上，務須是一個粗野的，活潑的，富戰鬥性的，用明白易懂的字樣來顯視牠的意象。但是，還有一種，詩作者，必須注意；就是詩的音樂性和節奏，必須注意字句間的和諧和音韻，這方面的諧協，和音韻，並不是如古詩詞中刻板的諧協的音韻，而是出自自然的，不呆板的音韻和諧協，使人民大眾，能够配合着他們的工作和勞動。

有些人抹煞人民大眾的智識，以爲，他們根本不知道欣賞詩，但是，在一方面來說，這應該歸咎於過去舊詩的內容和形式的不能爲他們所喜歡，所接受，不能和他們的生活習慣相配合的原故；而另一方面，雖然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能看，但是，他們是能够聽的，只要詩作者的詩中，有他們的生活習慣，有他們的愛憎；能用他們所熟悉的形式和內容，用他們所熟悉的詞彙，他們是可以欣賞的，他們有能力欣賞一枝生在原野上梅花的好處，但他們却的確不能欣賞供在貴族，士大夫家裏，用人工把牠教練成寶塔或甚麼希奇在古怪式的梅花的好處。過去白居易的詩，因爲用了近似歌謠的形式和內容，及通俗的辭彙，所以市井老婦人，都能够懂，這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証。

走過去古詩詞式的道路，顯然的，已經走不通了。就是想利用牠的形式，也是沒有用處的，因爲，牠已經是呆板和機械。因了過去幾千年傳統的束縛使舊詩詞一些兒生氣也沒有了。利用牠，反會給牠約束，清黃公度的試作已經登峰造極，但是還不能擺脫已往歷史的積習的才子氣，對他們的生活，只是看，不是深入，對詞彙節奏，只是剽竊和公式化，不是生動活潑，不是他們真正的感情。而且在內容上舊詩詞是一律抒寫個人的感慨，個性的變更，和一些才子佳人的戀愛或憂鬱。除此之外，詞彙的古今一樣也是一個原故，爲了要表達自我的感情，及一些風花雪月，當然只有借風花雪月，或美人香草來寄託，假若，用飛機來代表鴻雁；用雷達來代相思，用拍拖來象徵雙棲雙宿，用原子彈來象徵愛的威力，這簡直是笑話了。所以古詩到現在，已沒有前途，而內容除本身無足取外，而又受了形式的，詞彙上的拘束，變成一無足取的東西了。到了現在，只有公子小姐，或一些閒散階級，留起長指甲，背着雙手，去高吟「把酒瀟瑟愁更愁」；或「蘭麝細香聞喘息」。

大概，文學在每一個新時代的到臨，就有一種不同的形式和內容，隨着階級的發展而逐漸變更；過去代表士大夫階級的，只是些五七言絕句，或律詩，詞曲等，或「楊柳岸曉風殘月」的內容和形式，雖然有一二個人是例外的，而更改形式，或注入些新的內容，但是，他的形式的更改，都是受到民間的影響，而內容，也還是不能超越自己階級的旁觀的態度，和歷史傳統的束縛。到了五四時代，是一些小資產階級，個性發展的時代，一方面受了外來的新思潮的影響而不滿現實，一方面受了外來的資本家的步步的經濟的採取，和政治的壓迫，因此，他們想解放，這種行爲，發軔於政治，而收效於文學；播毀了統治四五千年來的貴族文字，而建立了通俗的，比較大衆化學的文字，爲了文字的解放，使他們不能不向過去民間文學翻案，所以，就感到民間文學的價值，才逐漸明白，民間文學是人民不斷的現實生活中體會出來的，而逐漸的才擺脫過去公子小姐的高貴生活，而用手去接觸現實的生產，文學就因此解放了，所以，詩歌，那時候就有胡適等小腳放大的詩的形式和內容。到了民國十七年，雖然一部份小

資產階級，已大概對舊的推翻，和新的建造有了些頭緒，雖然對過去士大夫的文學，打倒了，但由於一些進步的小資產階級，已經不能負起，而且不敢負起，他們以往的責任而又投降了勢力，而且也投降了的舊文學，而另一方面，不會向舊文學投降的進步份子，也不會把人民大眾，看成爲一個有力的階層，他們只以爲推翻了舊的以後，自己的階層，就是最重要的了，所以，由於那時一短時間的偏安，及受到日本詩的影響，所以詩壇上，又現了一些偏安的，或可以說復古內容的，走下坡路的小詩來了。時代到了現在，時代要求佔全國大多數的下層階級的人民大眾，來處理國家的要求人民自由發揮自己的時候，當然，需要適合於時代的形式和內容，過去才子派式的詩，太抽象，太深奧，太象徵，太形式化的形式和事實，內容，在這時代，對人民大眾，都是一種浪費，唱起來人民不懂，唸起來人民不知，而內容，又與他們毫無關係，所以，在使人民大眾能喜歡接受的詩，都必須有新的內容和形式。郭水拍的詩，大概已漸漸走向了這條路，他的馬凡陀山歌，充份的表示了這個方向，而李有才板話中的詩的形式和內容，也大概符合了這個傾向，將來的詩，必然的向這條路行進。

在說完這些話之前，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就是時代詩作者，不但要盡到能有上述的成就，而且，也必須逐漸的，把這個成就，交還給人民大眾，使他們也能够用他們的舊形式，創造他們需要的詩，因爲，由於歷史的教訓，士大夫階級，把持了文壇三四千年，到後來小資產階級，也有了他們的文學形式或文字，但是，直到現在，人民大眾，還沒有他們自己的文學形式或文字，因此，他們有愛憎，有期望，有熱情都無處發洩，而智識水準，也不能配合於現在的時代，而致被人玩弄，欺騙，而不自知，由他們創作自己的文學形式或文學，他們會相互的教訓自己，認識自己，而解放自己。

在他們沒有文學形式，或文學之前，詩作者，只是他們的代言人，對於人民大眾的生活習慣，却不能如他們一樣熟悉，把這種方法去交給人民大眾，使他們在暫時在舊形式中注入新的內容，而突破舊形式，使他們能自己自由的發揮出他們的情緒，那麼，今後的新詩途徑，前途的光明燦爛，是可以意料的。

本刊八卷一期特大號要目預告

<p>小說</p> <p>莫明其妙的人 一串血的故事 黑色的冬天 現成的筵席 阿女 愛情收穫的季節 題未定(理想的追求者)</p>	<p>烏金 莫若英 蒲紫 楊士衡 楊善昌 楊青 雪倫</p>	<p>哲利</p> <p>東門行 詩選 山麻雀之歌 故鄉 拾到的生命(長詩) 回家 蘭都詩鈔</p>	<p>文思譯 楊詠新 王直 李建平 盧森 歌力 梁青藍譯</p>	<p>史蒂芬生詩抄 憂鬱的鐘 散文 罪果 笑 落葉 故事篇 春天大合唱</p>	<p>高華譯 雷歌 周寒 林朗 李建平 王靜德 歌心</p>
---	--	--	--	---	--

定價每冊式拾伍萬元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啓

詩·人·節·紀·念·詩·特·輯

仲夏夜之夢

盧森

一
我咀咒夜
夜是餽子手的主使人
不然

人們爲什麼說
「半夜刷豬
天亮賣肉」呢

夜，它強辯不承認
却又卸責任
說星月亮，星星……
一手包辦的
——與它毫無關係

你說夜長夢多
睡人們今天的話明天不算數
會又推說
主使的是高枕
——况且白天裏也有陰謀

沒有夜
便沒有失眠
它又提出執問

那結了賬的巨商的熟睡
一對對情侶的溫甜……
這又是什麼

它狡猾

它不服公理

我咀咒它
像咀咒低能而據高位的人……

二

這是五月的夜
我看到負殼的蝸牛
露出了手臂
還兩條肥白的腿
去探索罪惡的淵藪

聲和燭

是醉心變色的眼睛

星星和月亮

誘惑着勢利的人辯

不低頭認錯現實

只仰望著天堂

千萬年反覆着二三支神話的奇蹟

好蠢呀！

我笑他們

他們更笑我——

而且笑得嘴巴那麼濶大

聲音是那麼傲慢

像不屑與寬容

三

我走着

用我智慧的光照路

走到農村

農民們羨慕着

——天年年豐富
人間日日貧窮

談米價

談港紙

一點沒有辦法

又一直談判三更半夜

蚯蚓在唱

紡織娘在和鳴

他們只有哭泣

螢作逍遙遊

梟鳥在夜宴
他們只有嘆嘆

怕天明

怕看見爐灶

怕面對飢餓的兒女

怕塘魚乞求水分

縫補比稻田更大裂痕的心

憤怒和怨恨

在農村夜夜幽會

偷竊，劫掠

在夜裏誣毀道德

藐視着法律行兇

五月的夜

人心比它格外黑暗

自慰也沒有開花……

我痛恨

它剝削了田家業

四
我走着

像夢遊病者

茫然地

跋涉在枯饑的叢山中

好辛苦呵
週身淌着像眼
仇人打了一架的臭汗

誰在囁語
夜最了解愛情
最聰明懂得逸樂
是香口糖
是波羅蜜？

誰在囁語
月亮象徵女人
它對她們高度擁護與贊美
在她們的脂粉上
再敷上一層更美的色調

誰在夢囈
蚊蟲，蛋蛋有生命
應該要生存，要繁殖
應該吮吸人們的血

我不想再想
我痛恨那聲音
說那些話的嘴巴
他們和夜朋比爲奸
欺說：墓窟裡睡覺不懸空
會做擁有江山領土夢
五
我在仲夏夜做夢

我做的夢
像屈原的詩那麼豪放
用理想的火燄
燒鍊擊打而成的

它像旗
壞人嫌惡它
善人仰望它

它是窮人們
希望裏的火把
黃昏時不降落
在黑暗的世紀裏閃爍
——而且風吹不熄
雨淋不滅的

在它的燭照下
沒有蒼白與貧血
蚊患色盲
桌椅不開眼
蛋蛋一隻隻就擒捕殺

地上沒有血跡
河裏沒有浮屍
路旁沒有餓殍
田裏長滿木稼
棚架上垂着莖菜
船艇載滿了歌聲
牛車拖的太累

而安閑地憩息於樹蔭下

人們穿得清潔樸素
不欺騙，老實地歡談
把過去的痛苦
當做紀功的碑坊

從追念中湧現新憧憬

大家圍着轟笑
我走過去
也恍然的在笑——
鄙笑那知享福享樂的敗類

我懷念着南方

白芒

庸才的執政人
一再向人民辭職
理由很簡單
自覺沒有本領做公僕

呵，我怕這美夢
醒來現實仍是那樣猙獰
我痛恨夜，惟我希望
世紀的夜有一天醒來
是世界的黎明
回復人性的光明……

像一個流放的囚徒，
我聽憑「命運」的吩咐，
壓抑着滿腔戀情，
從南方，
回到北方……

八個月了，
「工作」像一個兇狠的老獄卒，
把我緊緊地看守；
在清晨，在黃昏，在深夜，
我懷念着南方……

在南方，
一年四季，
只有春天的歡忻，

只有夏天的熱烈；
沒有秋天的傷感，
沒有冬天的憂鬱……

在南方，
山林永遠青綠，
河水永不凍結；
而田園，
每個日子，
有着豐盛的收穫……

南方的人們，
有冒險的精神，
十分倔強；
他們，

不怕遠渡重洋，
漂流異鄉……

南方的青年，
活潑而勇敢，
愉快而健壯；
他們，

在馬路上吹着口哨，
在叢林裏响起獵槍……
海，江流，湖沼，
是他們的戀人……

南方的少女，
沒有畏蕙的羞澀，
天真而大方；
矯健的姿態，
像挺秀的葵花——
不怕風雨的襲擊，
不怕驕陽的炙烤！

在南方，
種子容易發芽，
幼芽容易成長；
保護容易孵化，
翅膀容易健壯！……

南方，
富有誘惑性的南方！
每個秋天，
燕子怕看田園的荒涼，
從北方歸來……

南方，
富有詩意的南方！
雲朵抹上不同的色彩，
帶着人們渴望的霖雨，
趕上海風，
颶向北方……

當新春降臨人間，
第一步，
跨在南方的海岸；
帶着生命的喜訊，
一步步，
邁向北方……

南方的夏夜，
流螢多過星星；
生命的燃燒，
黑暗裡，
閃放光明！

南方的冬夜，
蟋蟀仍然歡唱；
生活的牧歌，
並沒有
淹滅的時刻！
南方的秋天，
也是春天；
收穫了，
又把種子播下……

南方，
可愛的南方，
美麗的南方，
是人們的搖籃，
是種子的溫床！

哦，
在南方，
生活的日子，
是「播種」，「收穫」，
一連串
「匆忙」的喜悅！

哦，
南方，南方！
我幾時掙脫「工作」的枷鎖，
再投入你的懷抱？
讓我坐在珠江堤畔，
讓我坐在南海邊崖，

看遠帆
耀着朝陽的銀輝，
向我駛來；
而海風
戀愛地，溫柔地
撫弄我的鬢髮……

今夜，
我聽着融雪的簾滴，
「失意」的哀愁，
更凍刺我「創傷的心」。

哦，
南方，南方！
我幾時懷着「解放」的歡情，
再投入你的懷抱？
讓我「蒼老了的」年青的心，
在你溫暖的日子裏，
重拾「春天的活躍」？

誰叫你生在今天

尊 尼

誰叫你生在今天，
你，被懸在街頭標賣的嬰兒？
今天，人不復是最優秀的動物，
人類的價值低於一切禽獸。
紳士們正在華美的餐廳咆哮，
敲着刀叉說：「人肉不如豬肉」。

達官們的汽車載着貴犬招搖過市，

動物院裡有着養尊處優的歲月，
幸福的狸貓夜夜向窗外點頭，
人類却蒙風沙而臥，流淚於溝壑。

今天，人類不再以文化為驕傲，
生存的輪匙是罪惡和無恥！
優勝者以排斥和劫奪而被尊崇，
哲人在睥睨中聲嘶力竭而死。

多少人生而與苦難俱來？
 多少人掙扎，抗拒，難逃被殺害的命運？
 多少人的飢餓只爲了他人的凱旋？
 沒有愛，只有恨！
 沒有熱忱，只有冷酷！
 沒有提攜，只有推落！
 今天，人生真的是在危崖邊懸緣，

一人奮臂而登，千萬人便粉身碎骨！
 誰叫你偏偏生在今天，
 你被懸在街頭標賣的嬰兒？
 殘忍的父母在標紙上守着：
 「只售一萬元」，
 殘忍的路人却望望然而去。

短笛橫吹

周銅寰

生命之舟

在生之汪洋中
 不管風暴是如何的猖狂
 浪濤是如何的洶湧
 我祇一味駕着生命之舟
 朝着理想的標的
 以理智作舵
 高揚希望之帆
 頻划熱情的槳
 箭般駛行
 向遠方自由國土的彼岸……
 (原作于韶關)

預立遺照

當我跳動的心臟
 停止了最後的節拍
 我底知友及愛人喲：
 可把我火葬

將所有的屍灰
 拋之於汪洋大海！
 請勿爲我過度而憂傷！
 也請勿把我當偶像崇拜！
 海，太陽，風暴……
 便是我生命的化身！
 星光嗎？
 是我閃耀着的眸子
 銀河是作爲
 我靈魂中的一縷！
 我的詩篇也就是
 永生的常青語言！
 (原作于曲江)

病中囈語

我生命之膏油
 是爲世紀而點燃的！
 今陰毒的病魔
 在我生命之邊緣

偷偷挖了一個漏洞
 縱情舐食我生命之瓊液
 以求牠貪慾的滿足！
 這於我生命固蒙上一層灰色
 而世紀也將暫時地
 爲我暗泣哀傷得慘淡呵！

苦痛

沒有冰霜
 就沒有曬得烈日之可貴
 沒有惡醜
 根本就無美麗之快感！

燒酒愈蒸溜
 其味愈濃郁；
 生活愈痛苦痛
 其生命力則愈生發！

苦痛是人生的維他命，
 失却了它就喪失了健壯！
 苦痛是人生的原動力，
 失却了它
 生命之輪將永不能旋轉！

哭泣的五月

莫高

哭泣着
 冬天
 春天
 五月
 我們的詩篇
 隨北方的原野
 荒蕪了
 杜鵑鳥
 啼的五月
 杜鵑花
 開的五月
 我們在風雨中
 嫩綠的芽
 該沒被摧殘？
 我們以哭聲的詩篇
 迎接五月的洗禮！
 一九四八、四、西湖

懷 念

弗 忘

哀——悼故威星莊

流水潺潺

一葉小舟

沉重的呻吟

伴着櫓的伊呀

你

被流送向

天的那邊

海的遠方……

如今

婆婆的江岸

披遍了蘆花

波光在燦閃

舟櫓在伊呀

……

但見

白雲輕吻着流水

微浪嬉弄着細砂……

暮——遙寄子木

你

悄悄地去了

背囊中有的是……

堅毅的勇氣

無盡的憤怒

持着真理的拐杖

穿上正義的芒鞋

你

踏上了崎嶇的征途

造物者是那麼嚴正

借出一個「生」

收回一個「死」

生命對於生物

都只是這一次

唯貢獻生命者

才能愛惜生命

生命

一個躍起海面的小波

瞬息即回復造物的海洋

却次遞盪起

漫海的狂濤

——礁石

世紀進行的障礙

請站穩脚跟！

恨——給禮而君

你——

藍空的夜星

照激我多感的心靈

像疲鈍的旅者

荒寂的沙漠

聽到溪流細語的笑聲

無聲的音樂

伴奏着我靈魂中

至上無限的詩情：

「讓我們兩顆心

裝嵌上黑夜的眼睛。」

紅色的葡萄新釀

我已不願再嘗

昨日的醇酎

今天

應亦蘇醒

霧

儘管遮掩着眼睛

却迷不了心靈

你

原是絢麗的霓虹

只可點綴虛榮的都市

却没有農村的凋零！

愛

掣發了智慧

恨

光大了魂靈！

——一九四八，一，卅

悼一個木刻者

天 帆

放下了

人類靈魂的解剖刀，

你——人民的兇手

靜靜地躺下去了。

你曾經為中國人民

「悲哀，抗議，憤怒，鬥爭！」

你的鐵一般的描綫

是多麼自力的「沉默的聲音」

呵！

在災難的日子裏，

無數的人流着淚，

無數的人流着血，

而你是無數中的一個呵！

你的「沉默的聲音」

却將永存在苦難者的心頭；

火種使世界不會黑暗，

生命的根苗始終要開花……

詩 篇

我譜出一首誠摯的樂章，
 摸亮了年青的鬚額。
 我唱一闕熱情的歌曲，
 像村鵝在枝頭啼血。
 像農夫撒下一把種子；
 如慈母撫育絕壁地的嬰孩；
 而又似一對親切的戀人；
 我培植着我的詩篇，
 真善，樸誠與渴求，
 不屑去捕捉那靈感的蜃樓。

海 (外二題)

潮
 乾了又漲起
 漁艇
 揚起白帆
 朝去
 晚又歸來……
 是力量的象徵
 也是團結的榜樣啊
 海，豪放地
 在我的心和眼前展開
 (我在海灘上靜靜輪着
 痴戀地陪伴他
 雖然，太陽潛入水底去了
 而星星又不肯出來……)

爾 心

夜空像平凡的生命，
 詩篇是綴滿夜空的星星，
 雖不敢攀一攀明月的皎潔，
 但生命有了光，
 那怕是這樣微弱，
 在人間總不會迷失方向。
 我不想寓意說教般的哲理，
 我不想妄為先知般的啓示，
 智慧剛綻開花朵，
 惟願受難者同我緊抱在一起。
 一九四八、三、川西

良 知

令人難於閉上一瞬眼睛呀
 那點點的帆影
 那灣灣的潮流
 ……
 我親熱地凝望着他
 親熱地，甚至
 探手去撫摩……
 浪
 從那邊
 昂起頭
 亮起一隻隻眼睛
 審視着遠方……
 遼方嘯
 那個頑固兀立的傢伙——山
 正在遠方嘯

那密層層的隊伍在進行
 (那些跌仆了爬起來的硬漢們
 呀
 用憤怒的叫號
 用憤怒的拳頭
 搥擊着那一個輕視切的老傢伙)

在遠方，持續着
 求生存的鬥爭呀

來吧，來吧
 你們嫉惡如仇的勇士
 你們敢於向迫害報復的勇士
 今天，這場鬥爭的前鋒
 正需要你們生命的力量呀！

潮

三月的畫

星星嵌在藍天
 白色的梨花
 綻放在青青的河流上
 三月，河在沉思……
 沉思着那屬於陽光的國土
 和飄着喀秋莎歌聲的
 聽的峻峭的河岸——
 而這裏，這為漸漸濃藍的樹影
 所壓的曠原
 從綠沉沉的樹林

現在
 你又衝過了那條
 已給你打缺了層的隄口
 像螞蟥，你
 用全身起伏的力
 鑽過了那崩口

吼呀，我知道又是你尋找
 那曾經嘲笑過你的敵人的時候
 誰敢笑你粗野？
 你就用你沸騰的力量
 搏過去吧！

看清！不要放輕了那敵人
 他們原是只認拳頭的軟骨頭呀
 ——1948春于嶼山海濱——

林 莎

到綠沉沉的樹林
 從綠色的長滿茂草的山坡
 到青色的河床
 却飄盪着古老的
 太憂鬱的牧歌
 而我的農夫
 在陽光泛濫底溶解的藍天下
 挑兩簍箕稻秧
 從山谷隱庇的茅屋走下
 把秧苗一札札的拋到田心……

果園之歌

王 直

離開了那個美麗可愛的果園，
我的心是這樣空虛——像失去了一位知己；
眼前的是物祇增添我多多的苦惱，
靈魂呀！你飛向了那個最熟識的地方！

在果園是有着兩叢嬌豔的玫瑰，
現在應該是茂盛開花的時候了；
她們滅失了愉快罷？——因為
一位多感又愛寧靜的詩人告別了她。

桃呀！杏呀！也有鮮紅的果子，
我想着他們正沈重地垂掛下來；
吹風的時候一定還有深深的嘆息，
他們的朋友已痛苦地離去了那可愛的家。

吹散的情感

蘆 笛

當我拿起蘆笛
宙斯就震怒了

正如昔日震怒着亞當和夏娃偷吃禁果
正如震怒着普洛米修斯盜火交給人間

如今，寶座上的宙斯有第三次震怒了：
震怒于我，和我的蘆笛。

小 唱

擲回折斷過的蘆笛
風砂裡我吹散感情

正如子彈從槍口射出
我，讓蘆笛迸發悲憤的音符

這是命數中的苦難嗎？
我拋棄了我詩歌中底秀麗的處所；
好像我生命里不配享受幸福，
我永遠揹着憂鬱站在生活的懸崖。

啊！如何還有我所祈望的一天呀！
使我能够長久地回到那里去借居？
月亮那時會圓圓地照耀着我，
從我的口中要唱出一支愉快的果園之歌。

啊！那一天你就到來罷！
我的靈感在你幻影的後邊徐徐興起；
眼前的日子不要再往下延續了，
我懇懇想念着呀：我的界園！我的知己！
一九四七、四、廿七、

梅 彥

夜 歌

歷史的牆多道黑影
臘燭燃燒自己，在照亮人家

冷風搖撼着綠色的天狼
寶劍在鍊裡呼喚赴戰

項 鍊

從記憶的海涵泳過來
但我沒有捕摘龍珠

像用火槍掛作鎗上的鏢，劍上的穗
我將鏢鏢天上的明星為好串成項鍊

守 望

腰邊掛把刺刀，地上塗一條黑影
我，數着時間的足跡

耐心聽河水的低喘送去寸寸黑夜
我守候着愛披羅戰車帶交的黎明的通知
當明天的第一道陽光吻上黃浦江
我便是你們的證人。
——五月在上海

獻

丁 白

讀着你的詩
像讀着你的生命

倔強的生命呵

成長在憂患的年代裏

是吸吮了祖國災難的乳汁

有如一根小草

植根在缺乏陽光和水份的

貧瘠的土地上

蘊蓄了太多的怨屈和痛苦

當世紀的風暴襲來時

就壓抑不住悲忿的感情

而迸出了顫抖的顫訴

質樸的

像生活在農村里的莊稼人

真實的

是絞和着血和淚的戰鬥

那是令人感動的詩篇

被愛和恨燃燒着的生命啊

有誰看過那山頭的野火

像血一樣鮮紅

野獸一樣狂跳的火焰

吞噬了濃重的黑暗

給夜行者以溫暖的鼓舞

而你青春的生命呵！

就像那一團熊熊的野火

在這世紀的黑夜里燃燒……

滂巴的哀歌

文爾將 奧拉西梨

啊，我的國家！啊，我的魂！

對於我的久久哀悼的靈魂，

你的滅亡是多麼深沈的禍患！

只有上帝，在上的上帝，

能够從睡眠中將你喚醒，

能够解除你的囚禁知苦難上

嗚呀，嗚呀，嗚呀！

這曾經一度光榮的滂巴人！

像是長得高高的大樹，

斧子已經低低地放在下面，

你終於倒了，啊，不幸的國家！

這不關時勢，也不是你的罪，

來了這驚恐，來了這打擊。

牠們是來自陰險的獅惡的爪牙！

嗚呀，嗚呀，嗚呀！

這曾經一度光榮的滂巴人！

啊，我的一切憂愁中之憂愁是

看着你的王位怎麼被併，

而你自己又受着奴隸的束縛！

別的国家都已有他們的元首，

都有他們的國王，只有你

却是女人，沒有了丈夫的寡婦！

嗚呀，嗚呀，嗚呀！

這曾經一度光榮的滂巴人！

奧勃朗氏的門閥是完了，

奧尼爾氏的高樓大廈

也坍塌了，變成了灰燼；

那刀劍，那血紅的刀劍

也得到在國家的

忠心的勇敢的人們的確信！

嗚呀，嗚呀，嗚呀！

這曾經一度光榮的滂巴人！

真的，嗚呀！非法和忿怒

從來就是太過於猖狂。

一切作爲也難得好人的稱贊，

也許上天發誠了我們，

爲了我們的祖先的功業，

他們的怎樣的鬥爭和血戰！

嗚呀，嗚呀，嗚呀！

康考德頌歌

美 愛謀孫 孫用譯

他們的旗子飄揚于四月的風中，

在這懸環于水上堅定的橋邊，

這里，曾經站着作戰的農民，

那射擊的聲音震動了世間。

敵人是早已在靜默中睡眠；

像得勝者也睡眠于靜默中一樣；

沿着流向大海的暗暗的河，

時光也顛蕩了那毀壞的橋梁。

今天我們豎起了紀念的石碑，

在這青青的岸上，傍着這軟軟的河；

當我們的子孫，正如我們的祖先，

去了，讓這紀念着他們的工作。

這曾經一度光榮的滂巴人！

但是，不再了！這我們的命運，

在我們的心還熱的時候，

我們且不必過於怯地哀悼！

這樣的時候就要到來，

當上帝伸出了偉大的手，

再一次地將我們救了！

我們的一切苦痛轉成歡樂，

這仍舊是光榮的滂巴人！

滂巴：愛爾蘭之詩稱。滂巴人原爲愛爾蘭

神話中一女神的名字。

奧勃朗和奧尼爾，都是愛爾蘭的望族。

伊甘，奧拉西梨，是十八世紀愛爾蘭詩人

，生平不詳。「滂巴的哀歌」係自英文本的「世

界詩選」翻譯（由曼甘從愛爾蘭文譯爲英文）。

精神哪，你使那些英雄不怕死，

也使獲得了自由，他們的後裔，

你告訴時光和自然，愛護這石碑，

這是我們爲了他們和你而建立。

康考德是美國麻薩諸塞州的市鎮，一七

七五年四月十九日，美國在此地與英軍作戰，

是美國獨立革命的第一次戰爭。

賴爾夫·愛謀孫，生于麻薩諸塞州之波

士頓，哲學家 and 詩人，一八〇三至一八八二。

他于一八三四年卜居于康考德。

「康考德頌歌」原題「康考德紀念碑完成時

所唱的頌歌」。

祝福，我所熱愛的土地

司馬雲帆

家

柱狀的陽光從破瓦裏漏下來
兩扇大門是斑剝的和土牆一樣難看

大門外，稻草棚下輪着一條老黃牛
牠閉眼沉思，什麼時候才能得到解放

幾條吃得肥胖了的豬在槽邊呼呼地安睡
牠夢見屠刀生鏽普天之下的人也吃齋了……

土牆根，母雞帶一羣小雞在尋覓螻蛄
山鷹在飛，鸞婆驚拍着翅翅用叫喚發出警報

門前有一溝污臭的水和二三個牛糞
以爛布旗做的小孩裙尿在晒竿上迎風飄揚

池塘裏的游鴨吻着池水的漣漪
竹叢唳呀唳呀的聲音像嘆息人間的離亂

在屋前屋後的藍空里飛翔着白鴿
你是幸福的化身和自由的象徵嗎……

不是洋房，也沒有恬靜後花園的樓閣
這樣的土屋就是生長我血衣之地的家

鄉土之戀，家對於我更有深長的戀念
但是，孤獨的流浪者呵！是以四海為家的
想起了故鄉就惦念鶴髮的伯伯和媽
家之夢，已跌落在千里迢迢的海濱……

土皇帝

土皇帝，你是械鬥的罪魁
我們生長在一樣的山村相同的土地，會有什麼
仇恨？

你是強房，我是弱房
弱肉要強食，為什麼要這樣兇狠？

你大姓，我小姓
大家都是家一人，為什麼要分張三李四？

於是，我想起有一次的械鬥
衝突的原因：是一方要想消滅一方

打起來了，打起來了呀
械鬥的火焰燒焦了山村、森林、房屋

好漢子，死的死，走的走了
廣漠的土地荒蕪得荊棘縱橫……

河水被鮮血染紅了
山上的樹掛滿了一個一個血淋淋的人頭

唉！鄉村的土皇帝喲！
械鬥就你勝利了，就會有怎樣的好處？

請打低絃綫靜靜地思量：
我們生長在相同的土地會有什麼仇恨呢？

大糧戶

閻王七，你是村裏的大糧戶
你的名字和你的相貌一樣令人恐怖呀

這年頭好放利
一担谷一担利，飲了窮人的血又剝窮人的皮

有田買與沖沖，沒租量裝耳聾
這就是你做人的好把戲

你的大圓，是以農民的血汗為水
是以千萬的農民的骨頭為石磚所建造起來的

孔聖頭，你是閻王七的走狗
有吃就搖尾討好，沒吃就向天狂吠的傢伙

喂！鬚鬚頭，你想一生做長年
出奔了呵！奴隸解放的一天是到了

閻王七，你該仁慈一點哪
你谷倉裏有發霉的谷，路上有餓斃的小孩

閻王七，你不是陰間的閻閻王呀
爲什麼村裏人大家都怕你？

買呀，一畝一畝的田地
放高利貸呀！一担谷還一担還二担三担租……

有一天，那麼一天到來
大家都有飯吃的時候你滿倉的谷不怕發霉麼？

鄉公所

鄉公所的門前守衛着兩個鄉丁

鄉長是一個吹烟賭博聲勢赫赫的紳士

有些時候，鄉丁抱着鎗在打盹

鄉公所的生意是興隆還是冷淡？

聽說鄉長自從上了任

位起一座新屋，家裏買田買地有租收

聽說鄉長自從上了任

鴉片烟吹得足，麻雀也打得好痛快呀

聽說鄉長自從上了任

眼睛生在額角上，強迫良家的女兒嫁給他「做小」

鄉長要上縣城了，帶了錢，帶了衛兵
坐着雙人轎子多威風呵……

鄉公所的黑房子裏擠滿了無罪的人
關不起錢的，你就說你「土匪」或「通匪」

人間這樣不平，世道該變了
人民有多少的淒涼冤屈不能伸訴？

當他們的罪惡做得够了
忠厚的人民不再是無用的羔羊

聽說有一個風雨的黑夜
鄉長的頭滲流着血掛在鄉公所的門首

祝福

故鄉啊！我所熱愛的你這貧窮苦難的土地
遠行人，爲你也爲自己而虔誠地祈禱……

祝福呵

以古剎爲家白日在墟市搖鈴掃街的老人

祝福呵

白髮娘，你怎麼想念十年未歸來的孩子就瘋了

呢？

祝福呵

爲饑餓而賣女嫁妻，老實忠厚綽號叫「老婆奴」
的阿木哥

祝福呵

生活在叢山峻嶺割「魯基草」的勤苦年輕的客家
婦女

祝福呵

爲逃避匪患被追漂洋過海的勇敢的青年農夫

祝福呵

可憐的童養媳，那被侮辱與被損害的生命

祝福呵

韓江，你這衝擊封建浮屍奔騰怒吼的激流……

祝福呵

年輕的，白頭的，小的，願你們都好哪

向故鄉，我無言地吹奏一支蘆笛

流浪人，是有多量的憂鬱和多量鄉愁呵……
卅七年三月十日於廣州

詩·人·節·紀·念·詩·特·輯

離愁片片

雪倫

理想的追求者第四章

學校裏放了寒假，吳月雲接了母親的來信，要她到香港去度歲。她的家本來是在粵北的一個小城，但從她的祖父起，就在香港開了一間運輸公司，專門經營代客裝運貨物的業務。祖父死後，就由她的父親繼承這份生意，幾十年來的積蓄，居然也在香港置下了一份產業，在那裏落了居。太平洋戰事發生之後，她的父親辛苦地和家人撤退到桂林，其後又遷到重慶，直到抗戰勝利，才回到香港，把舊業恢復起來。

吳月雲只檢了幾件衣服，做隨身的行李，把其餘的東西，都搬到羅克中的住所來。羅克中初看見吳月雲把被蓋都搬了出來，真是喜出望外，以為吳月雲打算在他這裏同住了。

「雲，你說，今晚我應該怎樣來歡迎我的貴賓呢？」羅克中非常高興地說。

「我怎知你說的是什麼貴賓呢？」吳月雲詫異地說。

「就是那個小鳥兒，」羅克中微笑着說：「那天，林太太告訴我們的，美麗的小鳥兒。」

「你胡思亂想什麼呀！」吳月雲看見羅克中誤以為自己會在這裏住，不禁好笑起來，說道：

「我是來告別的，你懂嗎？」

「告別？」羅克中不禁大喚一聲，失望地說道：「雲，不要離開我，在這歲暮天寒的日子

，還到那裏去呢？」

「母親叫我到香港去度歲。」吳月雲從懷裏揣出一封信來，交給羅克中說：「你看，這是我母親的來信。」

「在這裏度歲不好嗎？為什麼一定要回香港去呢？」

「她老人家在想念我呢，如果我不回去，她一定不高興的。」

「呵！原來你是一個孝女，一九四八年的新式孝女！」羅克中想起前次，吳月雲會說他是新式孝女，便不禁笑了起來，打趣她說：「如果將來我編一本孝女傳，一定把你列做頭名。」

「笑話，笑話，難道回家和母親聚會都不可以嗎？」

「可以自然可以，同樣，不回去，不是也可以嗎？」

「可以自然可以……」吳月雲順口跟着羅克中說。話還沒有完，却見羅克中便緊接上來說道：

「那末，你不回去了。雲，我們在這裏一塊度歲，該是多麼快樂呵！」

「這是不夠的。」

「為什麼？」

「你自己想想……」

「你的意思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結婚？」

「是的。」吳月雲點頭說：「在沒有結婚之前，我們怎能同居呢？」

「我們何必拘泥着儀式呢？你看，許多人都在舉行結婚儀式之前，先同居着了。這有什麼關係呢？」

「無論如何，我覺得結婚之後再同居，比較名正言順，在人家面前也堂皇些。」

「那末，你過幾天再去香港吧。這裏到香港只要幾點鐘火車，除夕那天去也不遲。」

「不行，我已經寫了信給母親，說今天搭晚車回去了。」

「一定要走？」

「一定……」

「雲，明天走吧。難道你一點都不能答應我的要求嗎？」

「我到周瓊芳那裏去一聽。」吳月雲說：「下午再決定吧。」

「你什麼時候回這裏來呢？」

「下午四點。」

羅克中和吳月雲一道出來，在馬路口分開了。羅克中搭了公共汽車，回到報社裏。這時，一封電報，正等候着他。拆開一看，裏面是——

「K市光中路強民報克中父病危速返家玉山」十幾個字。

「這是第三封了。」羅克中心裏想。自從前一次，他寫了那封拒絕婚事的信給父親後，不久，他的父親，便寫了信來，把他大罵一頓。其後，又打了電報來，說是病重，現在，這第三封，却說是病危了。然而，這些信，電報，羅克中都沒有告訴吳月雲，因為他恐怕這些可

怕的石塊，投在愛的湖中，會激起意外的波瀾。他相信父親的病，不過是一重烟幕，借口來威脅他回家罷了。但他沒有絕對的把握，敢說父親一定不會病，事實上，他的年老的父親，也很可能因為受了打擊，一氣而病的。

羅克中，正在茫然的呆想着，社長却叫了來，請了他去。

強民報的社長，是一個老報人，思想精銳，正義感非常強烈。雖然已經五十多歲了，而在思想上，却很年青，他從排字工人，而校對，而記者，而編輯，而社長，從基層中苦鬥出來，三十多年來，一直在新聞界工作，從來沒有離開過崗位。今天，強民報在他的努力經營下，也就辦得有聲有色——得到了知識青年，和勞苦工人的愛護。這個社長的名字，叫做李爾雷。

「羅先生，請坐。」社長和藹地說，在蒼老而嚴肅的面孔上，露出了自然的笑容。

「別客氣，社長。」羅克中一面說，一面在社長辦公樓邊的木椅上坐下來。

「報社現在有一個計劃。」社長打開了一本稿子說道：「想對中國的農村社會，作一個實地的精確的調查，因此，打算派兩個記者，落鄉去工作，不知道你願不願意到鄉村去走一遭？」

「隨社長的意思決定。」

「那末，請你走走吧。這是調查計劃，你拿一份去參考。你打算走那幾縣呢？」

「我想，就我家鄉附近的幾縣吧。這樣工作比較方便些。」羅克中說。他覺得，順便也可以回家去看看，給父親一點安慰，解決掉

那件婚姻的「懸案」。

「好的。就這樣吧。你到出納室去支取旅費，工作儘可能在三個月內做好。」

羅克中告辭出來，又到出納室去領了旅費，不知為什麼！心裏總覺得有點悵悵然……

下午，四點鐘過去了，吳月雲沒有來。羅克中煩悶地在房裏踱着方步，時時看看錶，過一分鐘好像一年似的，多麼使人焦灼呵！然而，這時門上起了輕輕的敲擊聲。這聲音像一股電流，使他全身的神經，立刻緊張起來。他忙把門開了，但出現在他眼前的，却是一個陌生的女僕。

「呵……」羅克中失望地喊了一聲。

「這裏是羅先生住的嗎？」來人問。

「是的，什麼事？」

「吳姑娘叫我送一封信給你，我是周小姐家的工人。」

「哦……」羅克中茫然地把信接過來。

「吳姑娘過香港去了。」女僕報告着這個多餘的消息，說畢逕自走了。

羅克中把信打開來讀着——

「中：我再三的考慮，爲了不被人家說閒話，我覺得我們還是等待一下好。

我決定搭午車去香港。明春，當你那園子裏的桃花盛開的時候，我便回到你的身邊來了。

願春天把幸福帶給你……

雲即午

「好一個嬌強而謹慎的女孩子！」羅克中失望之餘，却越覺得吳月雲純潔可愛。自己的要求，反而似乎太過份了。但一個人，當熱情爆

發的時候，也是很難自持的，許多熱戀中的青年，都免不了羅克中這樣的要求，這是人的天性，是愛情的自然發展，不能加以非議的，但這樣的要求，必需是基於雙方純潔的愛情，不是盲目的性的衝動，不是貪圖一時快意的淫樂，不是巧詐無恥的騙姦，然後這種要求，才不會喪失牠的神聖意義。否則，「一失足成千古恨」，社會上無窮無盡的悲劇，都往往因此演出來了。羅克中的心，自然是純正的，所以當他看過了吳月雲的信後，雖然很失望，但沒有一點憤恨吳月雲的意思，而越發增強了對她的敬愛。

羅克中打算把自己到鄉下去調查農村狀況的消息，寫信告訴吳月雲，這才想起了吳月雲並沒有把香港的通訊處留下來，真是使他又悶又急。他無聊地點起一枝烟來抽着，想了又想，決定明早到林蘭那裏去打聽一回，順便當作辭行。

第二天，羅克中來到了林蘭家裏，却見林蘭夫婦，也正在整理行李，大有即將遠行的樣子。這使羅克中，又不禁嘆了一聲。

「你們在忙什麼呢？」羅克中詫異地問。

「我們正想下午到你那裏去，我們要走了。」林蘭放下了整理着的書籍，走過來和羅克中握手說。

「走？到那裏去呢？」

「回北方去，我接受了北京S大學的聘。」林蘭微笑着說。

「很好，很好。」羅克中也高興着說：「北京的學術風氣比這裏好，祝你的前途光明！」

「北京的風景也很不錯。」林太太把埋在大

皮筒裏的頭轉過來，笑着說道：「羅先生，你和吳小姐結了婚，請到北京來渡蜜月。」

「如果有機會，我的確很想到北京行行。」羅克中說：「蘭兒，你一走，我却寂寞了。」

「我本來早就想離開這裏了，但一到真的要離開時，却又有點留戀起來，尤其是想到這裏的朋友們，便使我依依不捨，彷彿有什麼東西黏住了我的心似的。」

「這裏的氣候，也很使我留戀，好像現在是嚴冬了，却還是這樣暖和，如果是北方，早就下大雪了。」林太太又回過頭來說道。

「我還沒有看過雪景，我想，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該是多麼美觀呵！」

「可是，冷得很呢！」林太太把皮箱關好，說道：「羅先生，今午這裡便飯，我出去準備一下。」

「不，我餓行。等會我們一齊到外面去吃。」羅克中連忙攔住了門口，不讓林太太出去。

「不要客氣了。」林蘭說：「就在這裡吃碗便飯吧。」

「這不是客氣。我們今日分別了，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再見呢？」羅克中說：「本來，應該今晚請你們到城裡去暢遊一番才對，可是，明天我就要暫時離開這裡，今晚也得檢點一下行李。」

「你到那裡去呢？」林蘭也有點詫異的問。

「我知道！」林太太笑着搶先說：「一定去香港，到吳小姐那裏去。」

「不！羅克中說：『報社要我落鄉去調查農村狀況，我打算順便回家一行。月雲還不知道呢。』」

「她昨天沒有到你那裏去嗎？」林太太說。『來過了。可是她走了之後，我才得到報社的通知。她又沒有把通訊處留下來，我正好問問你們，她住在香港什麼地方？』

「你知道嗎？」林蘭向太太問。

「我也不知道。她昨天這裏的時候，只說回香港家裏度歲。我也沒有想到問她的地址。」林太太說。

「你要在鄉村工作多久呢？」林蘭問。

「三個月。」羅克中說。

「這麼短的時間，有什麼關係呢？」林蘭說。

「人家在火熱的當兒，」林太太笑着說：「一日不見，也好像過身被螞蟻咬著，三個月不通音問，豈不苦死嗎？」

「這是林太太寶貴的經驗吧。」羅克中也笑着說。

三個人說着，不覺已到了午飯時份，於是羅克中作東，走進學校附近的一家飯店裡去了。

回到了住所，羅克中非常懷喪，吳月雲的通訊處沒有得到，只多了一個老朋友別離的消息，心裡又添上一層悵悵。

夜，靜悄悄的。羅克中檢好了行李，坐在窗前，呆然的望着燈光。北風，時時搖撼着窗玻璃，叮叮噹噹的响着，越顯出了房裡的凄寂。

羅克中呆了一會，沒精打彩地拿起筆來，寫了一封簡短的信給吳月雲，可是他把他寄到什麼地方去呢？想來想去，沒有辦法，最後他決定仍然把信寄到C大學去。雖然這辦法很可

笑，但他也只能這樣做了。

這一夜，羅克中沒有好睡。朦朧中做了許多怪夢，他彷彿看見母親帶了一個女子來，指給他說，這就是表妹，但他細看那面貌，却又是吳月雲，他想：吳月雲原來也是我的表妹嗎？但為什麼以前一點都不知道呢？他正要向母親問個明白，但母親已經走出去了，房裏只剩下兩個人，他便想去牽那女人的手，但女人羞答答地閃開了，他覺得很奇怪，為什麼一下子生疏起來呢？他叫了一聲：「月雲」，但那女人說：「我不是叫做月雲」。明明是吳月雲，為什麼不是呢？他有點莫明其妙起來。只見父親滿面怒容的來了，叫他們馬上去行結婚的禮，他和誰結婚，父親說是表妹，他不肯去，父親猛的把他一推，就醒來了。但見窗玻璃已經透進了黎明的光，催喚着他起來了。

晨風掠着曉寒，吹刮着廣闊的馬路，路上還是冷冷落落的，只有幾個賣點心的小販，和一些趕着時間去搭船搭車的旅人，在匆匆忙忙的走着。

羅克中，提着一個小皮包，也在趕着到江邊去搭船，他想起往兩三天中，吳月雲，林蘭，自己，都忽然東分西散，心裡不禁有點黯然，黯然……

(第四章完，全文待續)

本刊為使各機關團體學校讀者利便起見，歡迎派代表來社購買，十冊以上者一律八五折優待，遠地亦可照辦，惟需現金，空函恕不寄奉！

文叢發行部啓

母親還活着

尊尼

小琳是一個未滿五歲的，有着一個紅蘋果似的小圓臉，明亮的大眼睛，微低的鼻子，和巧美的小嘴，有趣而可愛的小女孩。

她搬到這屋裡來約有七八天了，她習慣清早一起起床便出去找那個和她年齡相近的小朋友小卿玩。她的臥房，樓上那座整潔的小房間，從搬進來開始，她的極單純的深心裏，總是恍恍惚惚地感到住在這裏不如以前那個空洞洞沒有修飾，沒有設備，沒有門窗的，破漏的，灰暗的屋子裡來得幸福。她不能理解地覺得這住處對於她是非常空虛、寂寞、和缺憾，一種生活上感情上的遺憾，所喚起的靈魂上殘缺，使她總是默不作聲，非跑出去跳出去不可。

她穿着一套綠色的毛線衣褲，外面加着一件長達大腿的橙紅色的呢大衣，雀躍地下樓，靈活迅速地來到小卿住的房門口。

小卿的房門已經裂開一條大縫，一條微弱的朝陽斜照着她的房門，偷偷地窺進那裂縫去，在不甚明亮的房裡照下這一度溫柔的亮光，舐吻着小卿媽的床沿。她躲在門外，小身子貼在牆上，探着頭，好奇地偷偷地在門縫上眼着；小卿媽披着她的大衣坐在床邊那道亮光上面，小卿像一個小天使似的坐在她膝上，全身心充滿着被母親的愛浸潤着的飽滿的快樂和幸福。她媽帶着一張滿足的快慰的臉色，頰上泛着一層淡紅，不斷地對她微笑，和用一種熱烈的柔聲在注視她的笑臉；一面在替她穿上一套極美麗合身的金紅色衣裙，小卿穿上那華麗的衣裙，站起來快活地在母親腿上跳動着，撒嬌地輕輕地嘻笑，母親全神被她的可愛的舉動吸引着，臉上顯得更加快慰，滿足。

小琳全身沉浸在羨慕別人的迷惑中，但仍保留着小孩的天真活潑和單純，她嘻嘻發笑，並且當小卿媽發現她，向她投來閃亮的眼光，做着歡迎她的善意的笑臉向她點頭時，她便孩子氣地裝着怕被發現似的畏怯沒下頭去躲着身子，心裡却在希望進去和小卿玩耍。她喜歡小卿的家，似乎她的家隱藏着有種在她的身上已經失去了的幸福和滿足，而且當她未到她家裡玩時，那種東西時常在無形中輕輕地激動了她。

「進來！小卿的媽立即招呼她，親愛地向她伸出廣泛的母愛，仁慈。小琳！小琳！來，來，來。」小卿驚喜的旋過頭來，熱切的連聲呼喚，向她親愛的點頭招手。

她帶着嬌羞的臉，帶着小女孩所特有的可愛的慚愧走進去，靠着床沿在小卿媽的腿邊。

「小琳，小琳，小琳，……」小卿俯身向她，親愛的溫柔的撫撫她底柔軟的短髮。她不斷地喚她，好像是為了表示愛她而喚她，心裡不住思索什麼，又好像找不到應該對她說點什麼的適當的字眼。

小琳帶着一種近似感激的羞澀和馴順，仰着小頭向她睜眼瞻望，心裏被這種意外的親切感動着，微微地排起一些極模糊地由於那深刻的印在她心裡的某些零碎的回憶所興起的傷感。立刻，他那羞紅的小臉，隱約地現出一絲難過。

「媽媽呢？」小卿的媽突然發問，但意外地驚異着這的不經意的話語，對這小小年紀的，思想尚未萌芽的，看來是天真無憂的小女孩會引起這樣深沉的激動。小琳臉上全部的天真立刻消逝，而變得傷心的陰沉着要哭了。一雙發紅的大圓眼，洋溢着淚珠，馬上就要掉下來了，小女孩顯然是非常悲傷，和壓抑不住了。小卿的媽深深地被感動着，在心裏引起激烈的同情，並且驚動了那個幸福快活的小朋友。

「唉，可憐的孩子！心裡想媽媽呢！」小卿媽感嘆着，感傷的搖頭，加倍向她表示親密，更加溫柔地輕撫她，正圖藉此安慰她。但小女孩是完全出他意外了，她越被撫愛小圓臉便越變得醜陋和變曲了，扭歪了悲哀發抖的小嘴，特別悲傷的淚流狂流，令人感到倍加可愛和感動得難過了。小卿媽從沒有看見小女孩這樣動人的傷心過。

她從小卿媽的手掌裡脫離出來沮喪地溜出去，小腦袋低垂在胸前。過去，在那個空洞洞灰迷迷的屋子門前，小琳總是帶着妹妹在那兒等候母親的。她放學回了，她們像一對可愛的小鳥似的，活潑的快樂的跳躍着去迎接她，爭先的搶着去抱她的大腿，並且爬到她身上去，一個

一邊的被母親抱進屋裡去了。母親輪流着把臉給她們把嘴給她們，把帶回的糖菓分給她們。

母親脫下整潔的外衣，換上粗布長袴，轉身便在爐子前忙碌着，帶着沉思的神情，不會被孩子理解的變得更加莊重沉鬱了。但她似乎已經成爲她獨自默着時所特有的神態，那樣的神態，在孩子心裡是熟習而深刻的。

她們在母親面前總是最快活俏皮的。她們像一對等着餵飯的令人愛悅的小貓似的，站在屋裡僅有的那兩隻靠在一邊牆壁，被當椅子使用的四方木箱上，扒在那屋裡僅有的用碎磚砌成的長方桌上，等着母親給她們端來冒熱的菜飯。

夜來了，母親把她們帶上那黑暗的小閣樓去，扭亮煤油燈，安排她們在地板睡覺，當小琳閉上眼時，她便偷偷起身，走到對面抽開小窗子，坐在她們前面，一隻平放的餅乾盒子上，伏在那臨着窗子的簾子上，埋着頭在寫在讀，有時手裡還帶着針線。她睡得很遲，小琳總是在她睡醒來一次，當她睜開眼時，她時常看見父親睡得呼呼地威武地打鼾，他睡得多麼甜密，多麼滿足呵！母親的寬背隱隱對着她，時常在肅靜的夜裡，對着孤獨的影子，對着她的書本低聲發怒。

小琳心裡好奇着，她爲什麼對書本生氣呢？她覺得她並不是在生氣她的書本，雖然她完全不懂得母親的意思。像這樣的事情她時常發現的，她微微感覺到，母親時常突然變得陰沉鬱悶，和暗自心裡痛苦着，並且當她和父親鬧過意見後，許多日子裡（他們整天沒有交語，彼此躲開臉，避開眼光。雖然她（他）們不會打架，也不會相罵，但却彼此那麼冷淡，和在那淡淡背後各自掩藏着某種特別的猜忌和厭惡。這一切對於孩子是無法喚起理解的，但小琳却是從表面上看出來了。時常在這樣的情況下，當她（他）們在熱烈爭論時，兩個小女孩便被嚇得楞楞地瞪大着眼，甚至駭怕地哭叫。

「你能够窺視我的學習嗎？實際上你是完全自私的，你的漂亮理論我不要聽！」

「學習，學習，我從沒有反對過你學習，並且我是同意你的學習的，但孩子是媽媽的事呀，家庭是你們女人的事呀！……」
父親面紅耳赤，顯然是母親不斷在激烈中說出來的話使她更加氣憤

了，他嚷着粗大的嗓子直對着母親叫喊，打斷她說下去。

「呵！一切的理由都是因爲你是男的，而我是女的。」母親翻起一張強硬的不肯示弱的笑臉，帶着一種特別高傲的神氣，頑強地回擊，從容的說每一句，聲音非常爽朗有力，並且帶着一種冷淡的嘲諷，背着他，自在的向着牆壁踱去。小琳跟上她，站在她的側邊，一隻小手在她身上抓牢一把衣服，舉起小腦袋駭懼地睜住她，看見那張剛才努力要笑得得意的臉上，立刻閃過一陣痛苦的暗雲，她的睫毛潤濕了。

「你簡直是放屁。簡直是侮辱我，你得承認，今天還是以男子爲中心的社會，那麼……」父親立定在母親背後，激烈地駭住她，好幾分鐘沒有離開。他所說的，孩子們更加不能理解，但他那副恐嚇人的神氣，和那虎般兇惡的目光，却把那整在牆脚的小妹嚇哭了。

他獨自吼了一陣，然後憤憤地跑出去，夾着他往常帶着的書本。母親抱起小妹，又旋過身來用剛才那種激烈地說着惱他的冷笑，目送着他走出去的背影，憤怒地咒罵着：

「哼！這就是自認爲進步的男人！天天在高唱男女平等解放的男人！」

這一面給小妹揩乾眼淚，一面臉色變得陰慘而可怕的激動，壓制得那麼深那麼乏的眼淚突然狂瀉直流。

「我可以吃盡一切的苦，絕不能犧牲！——她仆向方長桌去，深埋着頭，哭泣而發誓。

夜裡，父親好像沒有回家，母親着一副心神不安的，作不下事沒有臨睡，昏倒的神態，坐在那隻餅乾盒上對着箱子和書本，有時睜眼注望，有時癡迷的發思，有時緊閉住眼默默流淚。小琳一直在不安中歇着，因爲過度疲乏慢慢地入睡了。但到深夜裡，她突然醒來，發現在那因夜深而顯得更加悽愴迷茫的燈光下，母親對着小窗子，木頭似的，失了知覺似的，瘋了似的，一直呆呆地坐在箱子前面，小琳驚愕得失聲哭叫：「媽媽……」母親向她轉過一張淚臉來，像才發覺她似的，帶着那昏憊的神態，立即過來抱她，好久地默默地無數遍地吻她。她對孩子是那麼親愛溫柔，而她自己却是那麼痛苦。她已經是不只一年兩年，而是在悠長的年月中的長期的希望與不斷失望中，拚命的掙扎着無法立穩足跟，而深陷在一種深不可測的悽愴的海裡，而在心裡燃燒着熱烈的希望。

「媽媽要翻身的，媽媽一定要站立起來！」母親突然叫喊，望住她，臉色慘白，叩唇打抖。……

小琳一直上樓去，咬着小指頭，迷眩地站在房門外，背靠着門，眼角閃着兩顆可憐的眼淚，一直陷在迷茫的回憶中，幾乎不明白她是怎麼上來的，和在這裏默好久了。

房門突然被拉開了，她的小身子擺了一擺，立刻回到現實中來。父親拖着小妹在門裏出現，他被驚動的向她發問：

「爲什麼哭？誰打你？」

她的臉孔馬上打摺，小咀巴又顫動起來，淚水遮住了她的視線。她舉眼望着她，顫聲的說：

「我要媽媽！」

父親大吃一驚，心裏顯得微微的不快和激動，但很快便安靜下來，帶着對孩子的安慰和教訓說：

「媽媽死了，不要胡思亂想，好好地帶着小妹去學吧！」

「母親還活着！」她心裏想，頑強地低聲地邊哭邊叫：「我要媽媽！」他急促地向門外跑了一陣，再理會她，便把小妹留在門外，自己轉身便消失在門裏，門又被閉上了。

母親的影子，又回復到她面前了。

那個黑夜發生的事情，就像又在她底眼前重新演出似的，那麼清楚，那麼明朗：

不知是什麼時候了，父親的吼聲，把從睡夢中驚醒過來。

「離婚！你給我馬上搬走！」

他從地鋪上暴跳起來。

呼……

彭……

房裏所有的東西都倒下去，打碎了。

她又一次看到父親那麼駭人的兇暴。他在黑暗中亂跳，勝利地大聲

怒吼。

「孩子應該是我的！」母親突然抬起頭來，大聲叫喊。

「不能，那不能！孩子是我的。孩子是屬於父親的，是屬於男人的」

。聽見父親這似乎是用得意的笑聲說出來的話以後，她又迷迷糊糊地睡過去，但總覺得她並沒有睡着，在半睡夢中，她的靈魂被母親在地板上爬動着的沙沙聲吸引着。母親好像是在挪動書本和移動箱子，她迷眩地感到母親整夜都在忙動着，時常拿起什麼東西，又突然放下，帶着一種非常的不安，無數次來到她身邊，重複的吻他，緊緊地擁抱她，並且壓

過她的身子去吻吻着小妹。

「親愛的孩子，媽媽要走在你前面，媽媽要給你們開闢一條幸福的道路。」

在通耳邊響着那麼淒厲激昂的低音。母親對待她們，那樣的情景，那樣特殊的親密、愛戀、柔和，那樣悲痛而昂奮的聲音，捉摸不住的話語，在小琳的感覺中，以前是從來沒有過的呀。她在半睡的半昏迷狀態中，微微地驚奇着，但她那小女孩子的心地却是極單純而不容易被攪醒的。

「你們都是女孩子，你們都會明白媽媽的，媽媽是對的，媽媽會永遠活在你們心裡的！」

她突然被母親弄醒，睜開睜瞇瞇的睡眼，看見母親的臉整個被淚水迷糊了，她吃驚而想醒過來，但她却又睡過去了，更加昏迷而只有一點微微地感覺：母親久久地伏在她和地小妹的身上哭泣。然後，她是睡熟了，什麼都不會感到了。

天亮，她醒來，凌亂的屋裡什麼都沒有了，母親不見了，父親慌忙地把她抱上人力車，搬家了，……

「不要哭，不要哭，乖，乖，」母親拉着她的衣角，像一個大人似的懇懇的勸慰她，翹着有趣的父小咀巴，站攏她，頭頂達到她耳邊。

「我們找媽媽去！」小琳用小指頭擦乾了眼淚對小妹說。

「找媽媽去！」小妹得意地搖着小腦袋，小傻瓜似的附和着。母親的

影子，媽媽對她那特有的親愛，溫柔，所有的一切，她能理會的記住的，都在這一瞬間閃現了。在母親身上所有的特點，和對她的愛，他都牢

記着，她也和姐姐一樣愛母親，在她那無所理解的小心窩裡也躲藏着一

個小微點似的希望：她要我媽媽。那個小微點，雖然是那麼小，那麼模

糊，時常被小孩的天真掩沒着，但偶爾被觸到時，却壓倒一切的變得異

常強大，激烈，明朗，甚至使這對天真純潔的小女孩，感到在這一瞬間

非找到母親不可似的，激起他們的不帶任何思想的勇氣。

們手拉着手，並排的走下樓去，兩顆單純的小心靈，帶着一種熱

望從母愛中獲得的幸福，滿足的幻想，帶着母親那慈愛的影子，向着大

門，向着小巷，向着大街走去。

在那行人擁擠，車輛衝衝直飛的十字路口，兩個穿着顏色式樣相同

服裝的，相貌相肖的小女孩，失去了保護似的，失去了依靠似的，被侮

辱似的，害怕的，悲傷的，失望的悵惘的哭起來了。

似乎他們面前，一切東西，都故意在傷害她們，剝奪她們的幸福似

的，那些撥亂自光的雜亂的走來走去的行人，那些兇猛的汽車，那些錯

了道路的房屋，甚至整個天空，整個世界……

奇夢

曾 豐 發

我躺在牀上。

時候已將近十一點鐘了，可是我還是沒有一點睡意；轉輾翻側。心緒很是凌亂。電燈高高掛在牀上頭的天花板上，昏黃的光輝顯得很無力。我翻了一個身，隨手在旁邊書檯上書堆底下抽出一張報紙來看：是一張舊報，是一月三十一日出版正登着「代聖雄」甘地被刺噩訊的。上面刊印着瘦得像枯骨的甘地遺像，我驚地面上一道一道的。我沒有再看其內容；因為對於他被刺經過詳情，我腦裏還記得很明白。但我也不能再翻其他版幅。不知如何我對於這事過境遷的消息今天偶爾再看心中竟覺更沉痛。這時，忽然一陣深思無端的湧上心頭，使我更加睡不下去了。

我覺得很奇怪，難道以一個真正的和平聖者也會得着這悲慘的結局嗎？迷信終是迷信，中外宗教盛傳的善惡報應都是荒謬之談，一種下愚說法而已。縱觀甘地一生作為，知他亦相信有因果報應的。他深以為德力是勝利過暴力的。他認為暴力必招致暴力的循環。他一生的絕食精神，不合作主義就是他對壓迫者唯一的抵抗方法。他也以這些作為他一種堅強的感召力量去感召一般被壓迫者。他會以這力量不知衝過了多少的困難。他會以這力量堵塞過濤濤駭浪不可遏止的洪流。他會以這力量救過千千萬萬的生命。前次印尼戰爭，他就以這力量去感動一般私而愚的好戰者之心。但是今日的事實，又誰料得到？他竟會死於暴力下面呢？這不是反逆的報應嗎？世人公認耶穌是一位偉大的和平聖者。但有人說甘地正是沒有十字架的耶穌。他倆一生力求世界和平，出發點同是為全人類。但是兩位和平聖者同樣受到不平的遭遇——被滅於暴力下面。和平之星隕了。世界何日才能達到真正的和平呢？

電燈突然熄了。我好像墜入了黑暗的深淵。我閉上了眼睛。腦際覺得暈沉，精神很恍惚，我接連打了幾個呵欠。

我背了包袱，已經走了半點多鐘。市內的煩囂聲已漸沒落了。我想：「可憐的人們別再熙熙攘攘了。世上公理已經沒滅，世界和平已經無

望，你們活不久了，你們就要滅亡！」我很快的走着，看見面前有一條小河。流水靜靜地流着沒有波紋也沒有聲音。天上午輪明月正印在水底起了微微的蕩漾。我走上木橋，人影也倒映在水裏。大地顯得很平靜。我心裡也覺得很平和。忽然一陣蛙聲傳來。我抬起頭望着。河的對面正是一大片的田莊，蛙聲更大的鬧起來，我不覺直叫起來……都是你，都是你這個壞蛋！平和的氣氛就是你打破的，和平的世界就給你鬧得亂哄哄的！我立刻向前面直奔。我衝過了田野，村中間的狗接連响應狂吠起來。但我不管一切。忽然抬頭望見面前橫着一座高山。我一口氣往上爬，到了半山，轉了一個灣，忽然覺得一陣清風吹過，耳朵裏就一點聲音也聽不見了。我回轉頭看，剛才走過的村莊田野已看不到了。和風依舊陣陣吹來，吹得我通身涼爽。我慢下了斜坡，再轉了一個灣。原來面前已是一片空曠寬地。我仔細一看，發現左邊是一片大叢林。在其下面有一所古廟。半輪明月掛在樹頂，照在廟頂及門前石坪上現出一片白光。我走到廟門前，一種清涼之氣襲人，真如身臨仙境的舒適。我心裡想道：「好了，真的離開了紛亂的世界及不平的人間而覺入另一境了。今後我將在此地好好的生活。」我身子感覺有點疲乏。我無心賞月就走進廟裡。月亮的清輝照到廟裡都很明亮。上堂座上金身神像在陰影裡發亮。座前擺着數百相連足有三方丈寬的案桌。我卸下包袱打了開來，把毛氈攤開，就一躺了下去。這時耳中忽聽流水淙淙，好像就在廟後近處。但仔細一聽又覺得很幽遠似的。微風吹着樹葉發出的聲音也可聽見。但聽來都覺得很溫柔，更顯得周圍的平和。我心裏異常快樂。我不禁想：「造物者不是先已安排着這平和的處境給我們嗎？為甚麼人們自把它弄得風雲黑不得安生呢？幾十年來，在紛亂的世界，過的苦日子够了。今天總算再回到平和的自然處所，過着天賦於人的自由和平的生活。」我自語道：「流水，流吧！風，吹吧！你這樣正顯示着大自然的平和呀！」我躺了一個身。閉上了眼睛。我想今天晚上會做一場好夢。

呼——一陣急劇的風聲把我嚇了一跳。我睜眼來又聽不到甚麼動靜

。但仔細傾聽忽覺有隱隱的脚步聲向這邊走來。我心裡頓起惶恐，身子不禁戰慄起來。我暗想道：「是人嗎？絕對沒有這麼晚會有人跑到此荒涼的地方的。況且這裡又是一個沒有人看管的古廟。難道是鬼怪嗎？我是從來不信有鬼神這東西的。那麼是強盜嗎？那我這個避難到此的窮酸，又有甚麼值得強盜所覬覦的呢？」我想到這裡，心神就定下一半；而且我更轉念想道：「既然決心來隱居，既然單身一人夜半敢到這荒僻冷靜的山林裡，更還怕甚麼呢？」我立刻覺得很勇敢了，心中像平時一樣的平靜。只聽見脚步聲已來到門口。呀的一聲，廟門被打開了。我鼓起勇氣大聲叫着：「那一個？」但來人一聲不响的從容的走過來，月光照着他：一個高個子，烏黑的頭髮，赤黑的粗面發着亮，鬍子短而粗。身穿黑布厚衣，狹窄的袴子套上一雙黑長靴，我看到他那奇怪的狀貌倒又有些驚奇。

「你是幹甚麼的？」如一聲霹靂從他大口上發出這一句我也懂得的話。但我的心已給他震碎了。我停了片刻，壯着胆子強着鎮定回答他。

「我是在這裡隱居的人。」

「呵！隱居？」想不到他的聲音又會變得那麼小聲了。他顯然覺得很奇怪，帶着懷疑的眼光看着我。

「是的，我打算在這裡過活，因為我委實不能忍受再在紛亂的世界過一日了。在我將近三十年來的人生中，我已深深的體驗出了人間世的不平，也看透了他的醜惡！尤其是最近幾十年來，世事更其紛亂。人與人只會朝夕角逐爭霸，互相排斥。大家不願在合作的道途上共同求生；只一味瘋狂似的互相爭鬥，互相殘殺。雖然也有匡扶正義愛好和平的人，但他們終歸會在暴力底下滅亡的。所以我不願生活在這不合理環境裡。現在，世界上科學雖然大有進步，但是人道精神却漸為沒落；科學的運用不代替「神」之權與能之力，去創造人類的幸福生活，却做了「魔鬼」的手臂來擾害人類！我意想到世界總會弄到一個不可收拾的局面，甚至有毀滅的一日。我不願意作這無謂的犧牲者。我要在此地過一個清潔的人生！」我一口氣把話說完。我心理鎮定的多了。因為我覺得對方不論是人，或強盜，是神或是鬼，聽了我這樣的話，也會給我一點同情吧。我仰起頭看着他屹立不動的身子。

「哼！真如巨雷响亮，我心突的一跳已從案桌了落下來。他忽然走

前一步，我不禁慌張萬狀。這時，我才想到不幸事情將發生了。但他沒有做甚麼，他開口說話了：「你這個可憐的懦弱者！你說的太漂亮了。你想在這邊隱居嗎？你以為在這裡已經脫離世界就可舒服的生活下去了嗎？想不到二十世紀的今天，還有你這樣陳腐思想的人，告訴你吧，我就是戰神，我就是執行人類戰爭的使命的戰神！」

「啊！戰神？」我不禁直叫起來，但這不是口喊只是心叫。我立刻把頭垂下。我不敢看他。我怎能想到他會說出那樣的話呢？怎知道就是戰神呢？原來他就是人們所懼怕的戰神嗎？原來他就是指使那殘酷戰爭的人嗎？我的心這時可嚇碎了。我想逃跑，但是又跑到那兒去呢？而且又能够跑得脫嗎？但這時，我忽然又轉了一個念頭：「不！我不能跑！我為甚麼要跑？我既然有單身一人深夜跑到這邊的勇氣，為甚麼見了他就這樣害怕呢？不！事急臨頭，害怕，退縮是沒有用處的！我今日見了這人類的兇神，正要鼓起勇氣來問他種種的問題。」我抬起頭，看他眼睛的兩道兇光正逼着我。我心裡又有點跳動。但我強作鎮定而且低聲下氣的問道：

「戰神，世界各國的戰爭就是你發動的嗎？……我還沒有說完只聽搶着說道：「胡說！我那裡是發動戰爭的呢？戰爭正是你們人類發動的！我不過是執行吧！想不到我的話就給他堵住了。我只好帶着悲戚的聲音再問道：

「戰神，但是戰爭不是很殘酷的嗎？人們不是很懼怕的嗎？」我仰起頭等他回答。

「難解的問題，正要以殘酷的方法去解決！須知，你們人類太自私了；你們互相發生利害衝突，但是不能互相讓步。非但不互相諒解，反而互相猜疑、互相仇視，更而互相傾軋！所以事情就已變成僵局。雖然你們人類一方面也懼怕戰爭，顧慮戰爭的損失，但是又不願互相讓步，減少磨擦，力圖避免；那又於事何益呢？這正是你們人類矛盾的自私自理而已！僵局仍是不能解開。所以事情演變下去，只有戰爭打破僵局！唯有戰爭作直截了當的解決你們繁雜的問題！」他紅着臉說出這一大段話。月亮已漸沒落了，地上已是一片黑，只照在他烏黑的一個頭，透出一種陰森森的氣，我聽到他最後的話，不禁戰慄起來，心裡非常緊張。

「但是戰爭並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呀！況且甚麼繁雜的問題都只以

去解決戰爭的話，那末世界不是永遠沒有和平的日子了嗎？「我戰戰兢兢的用這話來反問他。

他忽然移動了身子，我下意識的倒退幾步，但他靠着案桌說話了。

「笑話！戰爭爲甚麼不能徹底解決問題的呢？世界上的國家，最先不就是用武力打成而統一的嗎？且你們這次的世界大戰，可不是已把多事的德日意解決了嗎？這不是戰爭的力量是甚麼？」他畧停一下又繼續道：「不過今日，以你們人們的自私而愚又造成了紛亂的局面，老實告訴你們吧，如果這紛亂的局面復釀成不可挽救的僵局時，那就只有再戰爭！只有戰爭能解決一切！」他說的很憤慨，他用力哼了一聲又說道：「你說和平嗎？須知和平只爲一般弱者喊着爲已求全的呼聲罷了。現在世界上充滿『自私』，充滿圖利的『野心』，那麼和平對於強者有甚麼迫切的需要呢？和平能使他得着更多額外的收穫嗎？和平能够伸展他的野心嗎？和平能够滿足他那最高、最大的、別人所不敢想像的慾望嗎？所以說和平只爲一般弱者所愛好，不！所希望。他深怕戰爭會重害他，甚至會滅亡他，所以希望世界和平，使自己能力圖充實力量，以期徐圖發展而已。因此，世界上真正愛好和平的人是很少的。甘地的一生，觀其思想行爲雖不憚爲難得的和平聖者，但是他也可不是先爲他本國着想，顧慮到印度人民安危的嗎？告訴你，今後世界的和平除非先消滅人類的『自私』先斬去人類的『野心』講求合作而創造和平的快樂人間；或者除非世界各國勢力平衡，使彼此鑑於戰爭爆發，即招致全世界、全人類均遭毀滅之禍而不敢戰爭。否則，遲早戰爭都會來的。而且常常引起。那時正是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弱肉強食，弱者只有失敗，只有滅亡！」他說到最後幾句話，面部非常緊張，語氣也非常粗重，我睜着眼睛看他結束了話語。

四圍非常寂靜，一點聲音都沒有；也沒有風响，連流水聲音也不知爲甚麼聽不見了。我只聽見他粗重的呼吸聲，好像也聽到自己胸膛下下的心跳，這時我忽然感到異樣的黑暗，原來月光已消失了，天上籠罩着一團烏黑的烏雲。屋裡更顯得死寂，陰森森的，在黑暗中我覺得他的黑影子在移動。

「怎麼樣？可憐的人，你還想在這裡隱居嗎？你想避免戰爭嗎？太懦弱了！你就這樣爲自己安全打算，實在太自私了！」

我不知如何措置，還在默默的呆着。但突然一樣火熱的東西拍在我

的手臂上。我感到萬分的刺痛，不禁啊的一直跳起來！不幸事情發生了吧！我一驚痛中突感到先前意料不幸之事來了，連忙不啻一切只向大門直奔。

我跨出廟門，沒命的仍一口氣向前飛跑，頭上的汗珠不斷從額上直溜下來，後來身子已漸漸不能支持了但我仍不斷停留，又奔了一程，把耳朶靜聽覺得後面並沒有甚麼動靜，仰頭望天，只見明月皎潔，前見一團烏雲也沒有了。我心神稍定，才慢步下來。我想在路旁一塊大石坐下，和忽兒對面天邊紅光沖起，正在驚疑，忽聽一片槍聲下下，繼而叫殺連天。啊，是人類戰爭嗎？我正欲回頭奔逃，忽然槍砲聲震耳。只見一大群人漫山遍野湧來，忽而又看見面前一大群的黑影子一個倒了一個。

「呵！殘酷的戰爭！他們是一群弱者嗎？他們就失敗了嗎？他們就這樣給毀滅了嗎？我驚叫着忽然覺得自己身子也不能支持撲的倒在地上。我的右手偶在左腿上觸到溫熱的血。

「呵！殘酷的戰爭！我也是失敗的弱者麼？」我不斷的呻吟着，腿似乎還隱隱的淌着血。我再聽不見甚麼，耳朶只是嗡嗡在作响，我閉上了眼睛。

「轟轟——」一陣巨响，山崩地動的把我也猛烈的震動一下我連忙掙扎着身子，坐了起來，我慢慢的睜開眼睛忽看見半輪的明月正從窻口窺進我的房裡，我發現我原來在自己的牀上。我不禁駭然，忙把雙手按在胸前，忽然摸着一張皺縮的報紙，我把牠攤開，借着月亮的清輝，我看見報紙的右角上端印着一個像枯槁似的人像。我漸漸清醒過來才知道自己已做了一場夢。

四圍很寂靜，沒有一點聲音。但一下子有一陣噓——噓——的打更聲由遠而近的送來，但聲音又漸漸由近而遠去終而消失了。四周又歸於寂然。我回想起夢中的情節，尤其是「戰神」說的話，我茫然了。

卅七、三、廿六、

本社遷移新址特別啟事

本社社址定於日間暫遷至惠福東路清源巷（即在以前原址左手對面不遠）七號內辦公，以後各文友各界讀者如有投稿訂閱請移玉或投函到新新址來吧！
文壇月刊社謹啟

靈魂的豪語

梁青藍

爲了抖不開自己這一份寂寞，我常默默地陷在昏黃的燈光下思索……大概是已經千夜了吧，白天一切繁燥的聲響都早已停頓了下來，沒有聲音的靜的夜總是好的，它究竟能給人從可怕的喧嘩的生活氣氛裡逃脫出來，讓有夢的人們作一回好夢，無夢的人們甜蜜地安息。

但是，我却依然沉浸在一種矛盾的情緒中，彷彿白天一切討厭的聲音都回到我的耳朵裏來，刺激了我的神經，裝滿了我的腦殼……

似乎一個聲音，老响在你的耳邊：

「你還想些什麼呢？不是已經睡覺的時候了嗎？」

我張大了的眼睛，儘向前望；但是看不到什麼。

「你這傻子！」我暗暗地這樣咒咒。

然而，你罵誰呢？

「是你嗎，就是你，將天地想着什麼真理，什麼正義，什麼民主，什麼自由的齊傢伙了嗎？」

好像還是那個聲音，但這回却說得更响亮了，我是沒有理由聽不到的。於是，我有點憤然，我辯斥了它：

「難道這也算蠢嗎？那你才蠢，呵，呵，笨傢伙，你是誰？你也懂得真理，正義，自由與民主？你配嗎？」

我毫不示弱地還答了它，我的心里是輕鬆的。

但跟着我却聽到一陣不自然的瘋狂的笑聲。

「呵，你真不愧是一個蠢傢伙，活該呢。這是一個什麼時代，什麼社會？你還談着這些『歷史』上的名詞兒？難道你看不到閃閃的黃金嗎？難道你看不到那些滿肚肥腸的『英雄』們嗎？你真的看不到？他們是弄了另一套的生活法寶才過活得那麼『英雄』下來的。呵，真活該你生活得那麼可憐又落伍了。哈，哈！你還在想着什麼真理，正義？」

「但是，我是對的。真理是永遠不會被毀棄，除非……」

「除非什麼？」

「除非像你那樣糊塗，又那樣的失落了靈魂！……」

「我……我失落了什麼？……什麼，靈魂？人也有靈魂的麼？……你這傻子，你這東西！靈魂是什麼？靈魂也能賣錢的麼？值多少錢一斤？……哈哈……」

它依然是那麼地縱笑着，那麼無理可喻地縱笑着，彷彿像一個魔鬼我有點惱了。我狠狠地罵了它：

「你這魔鬼，你笑什麼？有什麼值得你這樣好笑嗎？……你以爲你們過得很幸福嗎？你以爲今天暫時得勝了，便是你們的光榮嗎？呵，我才不信奉你呢！不管你們有怎樣的理由，對於我，對於我們有靈魂的人類，是不會像你們這些沒有靈魂的魔鬼一樣焦的；我們走着的是兩條極端不同的路！儘管你們怎樣自私，怎樣吃人，怎樣的製造戰爭，製造災難和死亡……怎樣的自以爲今天的得勝而雄霸世界！但等着吧，魔鬼。等着吧，總有那麼一天的，總有那麼一天的，你們要倒下來，倒下來，跪在真理與正義的法庭面前，受這裁判，受這刑罰！……那你還有什麼值得歡笑，值得驕傲的呢？呵，沒有靈魂的東西，你等着看吧，等着那麼一天吧！……」

我激動得幾乎要燃燒了。但是，那聲音却不見再响起來，我望着那昏黃的燈，它却還明亮着，我懷疑剛纔它大概一定是曾經熄滅了過來。於是，我走到窗前，打開了窗，重重地吸了一口空氣。然而，我的心却依然在激烈地跳動，我無法靜止下來，我想起剛才的一切，我的血液澎湃了。……

但那聲音却又從遙遠里响了起來，慢慢地回到我的耳邊：

「呵，我的朋友，不要那麼激動吧！我並沒有留難你。你太天真了，我說的一切全都是真實。呵，你想想吧，想想，難道這世界現在還真的會有什麼正義，什麼真理與自由嗎？想想，我可說錯了什麼沒有？」

不要以爲你自己很聰明，也不要以爲你這樣勇敢，這樣天真真是值得驕傲的。實則，在這個世界上你看得還少，你的經驗並不多；不過，我也不是說你這樣勇敢，這樣天真不足效法，而是——你想想，這世界可

有多少你的同路人？你看這今天的世界，今天的社會，多少人是走着怎麼一條路？不錯你的思想是純正的，你的信仰是崇高的，但還得要培養得更深沉才有可為。否則，像你那麼衝動，那麼的不够沉着，你要救這世界，改造這社會，恐怕也徒然是一個夢而已吧？呵，我的朋友，你想，你想啊！……」

那聲音變得溫和了，彷彿真像是一個老朋友。

「那麼，照你的說法，這世界這社會又像什麼？我們天天看到那麼多的『英雄』們，吮吸着別人的血來養肥自己，把幸福建築在別人的痛苦上。我不否認，你說的那些真理正義與自由，早已成了歷史上的名詞兒；然而，我們是否就永遠這樣地讓這個世界發展下去，這樣地墮落和沉淪下去？一直至死，還不舉起反抗的鎗，和挑起迎戰的大旗？你又怎樣地解釋呢？是否我們所需要的就祇是如一個詩人曾經寫下過的：

——那些笑聲不是我的笑聲

那些顏色不是我的顏色——

那樣的生活？呵，我的朋友，你說拉！」我問他。

而這時候，這聲音却激動起來了：

「所以，我說：你是太天真，我沒有說錯呢。你看到的祇是這社會這世界的一面，你並沒看到整體，你以為世界應該就是完善瑰麗和幸福的；你並不會注意到它其實是埋藏着一切的自私，罪惡和謬害；你看到的祇是人生的表面，而不是它的核心。呵，我的孩子，我的朋友，大概我還很年青吧？那我願意寬恕我的那一份衝動；不過，一個人能有那麼一份純真的衝動後究是難得的，至少，較之那些盲目的人類更可愛些；我不該說我是沒有靈魂的人，我更不是什麼鬼。其實，我和你同樣有着一顆向真理與追求光明自由的良心。然而，時間的斧却給我磨練成沉着，我再不像我們的那麼率直和坦白了。我不會徒然便喊痛苦和悲哀！我的痛苦和悲哀是藏在深心里的。我全看清楚這個支離破碎的世界，和否認人生是美麗。（這是在消極方面的說法，但骨子裏呢，我依然承認：在我們的世界里，根本是有這美麗的人生的存在，不過，它不是明顯的，而是存在一切懂得它的秘奧的人類的心靈和精神中間。）實則，我有比你更悲哀的悲哀，和更痛苦的痛苦。但我却更其知道了幸福的真

義，我知道幸福的可貴；祇要一發現了它，我便會像一隻撲燈蛾撲向火那樣的撲向它。爲了光明，我是不惜一死的！但我決不像你那樣的盲目和感情衝動，我能够把一切的衝動和強烈的感情，都收斂和含蓄起來。正如你所說的一樣，終有一天，那麼的一天到臨，它是會爆炸起來的；我就會用我的全生命全力去支持和發掘它，那時候，也許我和你都生活於一個合理自由的新的光明的世界。陽光普照，美麗的生命像花朵一樣地開，人民都不再是奴隸，我們看見的也將不再是淚和血，而是幸福的笑……；然而，那日子，現在還沒到臨；雖然，在沒有天亮之前，我們吃着苦，捱着命等到天亮（我們支持了八年的戰爭，經歷了二千多個痛苦的日子）；但是，天亮了，我們却依然沒有看到黎明的曙光，依然得不到我們所期待和理想過的生活，而繼續着的仍是戰爭和災難，痛苦和死亡。但是，我們仍沒有失去要活下去的勇氣，和求取光明的決心。看呵，今天，多少生命還是這樣地奮鬥下去呢？他們跑在極艱辛的路上，背上肩着沉重的負擔，爲的什麼呢？還不是爲了那個美好世界的到臨，還不是爲了那些光明和幸福的日子？……雖然，如你所說的：今天，止有無數無恥的『英雄』們活着，他們吃着別人的血來養肥自己，把一己的幸福建築在他人痛苦的身上，以主子的地位而自居。然而，我們不必把他們看眼內的，他們實在不值得我們的一盼！這是世界走向新途程過渡期中的必然產物，像一些渣滓一樣，是必然在一個新世界的被刷新以前所必有的，請記着這麼一句話：『在死亡的背後就是新生，在風暴到臨之前，天空一定滿佈着烏雲。』我們不值得爲他們費心，我們有着更光榮和更重要的任務和工作；祇要我們對新世界的到臨的希望不死，祇要我們有着不屈的精神意志和信心，新的美麗的幸福的世界是一定會向我們招手的。你瞧着吧，我的朋友！」

說到這里，那聲音就戛然而止了。

而墮下來的是夜的沉靜和寂寞。

夜更深了。而這時候窗外却在下起大雨來。……雨聲漸漸漸……

我想到雨後的黎明和太陽呵！

（卅七、五、九日、晚於香江）

愛情的幻滅

馬錦活

星期六 三月廿七日

她近來對我冷淡，使我覺得好難過，見到我時，總是俯着頭，默默無語；我懷疑她近日來必定發生過一樁什麼事情，或者對我的愛有了變化也未可知。

我和她相交，快要四年了，感情的深厚，已超過了友誼的程度，雖然還沒有達到戀愛的終點，然而我倆沐浴在溫馨的愛河裡，幾年來我得着她的鼓勵，同情與安慰，那柔弱的心志也堅強起來，勇敢地向前邁進。她佔據了我全部的心，這可像是我的黑暗生活裡的明星，沒有她，生活就沒光明了，……。

今天晚飯後，我見到她，她沒有招呼我，只冷冷睨我一眼，使我愕然！

星期日 三月廿八日

清早起來，走到碼頭，在人叢中看到了她，也許她也看見了我，我想走上前去向她招呼，自尊心制止了我這舉動。船來了，同學們魚貫地走入船艙。人太擁擠了，我站在船旁，她卻坐在船艙裡。

船泊沙面時，我偷偷地望著她上岸，我緊緊的追隨着，她好像看見了我，特別加緊腳向西邊跑去了，我悽然。

在西橋時，我看見她和黃一同坐着三輪車望黃沙那邊去了，我呆呆地站在橋上呆望着她。

和他。突然，我的眼前一陣昏黑，憤恨與憂抑填塞我的胸臆，沒有話語，沒有表情，帶着沉重的脚步，失望的心情回到學校。

星期一 三月廿九日

今天她的臉色特別紅潤，象徵着她近來得到一些更有意義的生活，她對我的態度更冷淡了，我怎樣設法也不能親近她，因為，我失去了一切過去的憑依和自信，也失却了對她說話的勇氣了。

黃向來待我很好，他常常和我切磋學問，他的文章更好，我當他是我的文章知己，我很羨慕他。我和他常常談及關於她的事情，他很起勁，而且關心，就像談及他自己的事情，那樣的關心。

近來他對我的態度也冷淡了，就像仇視我。我沒有覺得驚奇，因為我已洞悉他和她的事。

愛情是這麼樣的虛偽嗎？友誼也是這麼樣的虛偽嗎？我有些懷疑，不，完全懷疑了。

星期二 三月卅日

寂寞與悲哀佔據我的心靈，煩愁與失望包圍我的生活，我是被愛情與友誼遺棄了的人，我想哭，但沒有眼淚。他人的快樂，就是我的痛苦。

暇餘之暇，我到郊外散步，映在眼簾裡的

是萬紫千紅的雜花野草，傳進耳朵嚶嚶的鳥鳴，這是多麼美麗的春天呀，是我的春天嗎？如煙如夢的往事究上心頭，去過的一切，就像一個愉快的春夢。夢醒的現在，是一無所有了。

她的確是我的黑暗生活裡的明星，她會把她的光輝照耀過我，使我在黑暗中見到光明，為了追求這光明，我便努力向着光明的方向奔跑，然而現在這顆明星的光輝已改變了方向，它不再照耀我，它把我引誘到半路上就遺棄了我，使我落在黑暗的歧途上。

星期三 三月卅一日

「愛情是雙方面的，她既然不愛你，你何必定要愛她呢？」我的智理這樣責問我。開平城的 綉流連，暑期中的甜言蜜語，戲院裡的揮手談心，共賞五層樓黃花崗的勝景，海角紅樓的泛舟，花晨月夕的論文說學……一切的往事，印象是那麼深刻的烙在心頭，我怎樣把牠們忘記呢？

近來我的精神苦悶極了，行動也失了常態，和我相近的幾位同學也知道了我的心事，他們勸慰我，我只默默無言。晚上我寫了一封信給哥哥，告訴我近來的痛苦。

睡眠的鐘聲響了不久，同學們皆呼呼的睡去，我很難入夢，腦海裡澎湃着險惡的思潮，這些巨大的浪潮很難平抑下去……。

星期四 四月一日

清早起來陳勸慰我說：「快樂是自己去找尋的。你何須這樣苦惱呢？人家會可憐你嗎？」

我的心不禁一怔！

我是多麼的懦弱呢！

「提起你的興趣與勇氣吧！大自然，書籍，我們與其他的人們不是你的好朋友嗎？你何必只癡迷地愛戀着她呢？」我聽了他的話，心裡又起了一個顫動。

「陳，她可像我在黑暗生活裡的明星，沒有了她，我的生活就沒有了光明，雖然我知道你們也愛我，然而這對於我有什麼用呢？」他聽了我的話，呆了半晌，說不出話來。

「我不能挽救你了，只有你的哥哥或者可以，」他終於說出這句話。

我的情感達到沸點了，悲哀與失望襲擊着我的心，我悽然擲筆。

星期五 四月二日

明天起學校開始放春假，同學們皆得意洋洋，先擬定這個短短假期裡的生活秩序，然而我的性情與行動改變得太快了，我不想出街，我打算明天關在房裡做功課。

晚上沒有上自修堂，我和陳沿校道散步，他約我明天遊黃花崗，我沒有答應。

睡眠的鐘聲響了，我沒有上床就寢，在昏黃的燈光下，翻閱她從前寄給我的書信……親愛的……你愛的……我永遠屬於你的……我永遠不會愛別個人，……只有你才配……等等的甜言蜜語映在眼簾，不禁啞然失笑。愛情就是這般的反覆，這麼難靠麼？我又翻閱我從前的日記，幾乎沒有一篇不是記及我如她的事情，呵，她佔據了我生活的全部。但是，近來我有什麼事對不起她呢？何以她會忘情地拋却我

呢？我不明白。

環境的改變就會影响到她對我的愛情嗎？但是我又何以不能改變對她的熱愛呢？

星期六 四月三日

想得多，想得多，也想得透，想到她和他的親密，她和我的疏遠，從複雜到單純，原因還很簡單；或許因為太簡單吧，連我也幾乎不相信會有這麼一回事。

陳昨天在街上遇見黃和，她倆問及他關於我近來的行動和對她的反感，陳伴作不知，後來她對陳說些關於我的家庭環境和我的壞話，陳回來一一都告訴了我。

的確，我的家庭環境不及黃的好，而且我也不會拿金錢去誘惑她，四年來的相親相愛，全憑彼此純真的友誼，可是現在環境是改變了，虛榮心也大了，她的純潔的心情，逐漸染上了金黃色的豪華的綺夢，她再也不是從前的樸素的農家小姐了。

我自恨沒有高明的眼光，不能看出女子慕虛榮的心，而虛耗了不少的時間與精神，並且受她愚弄，到現在竟遭到如此的結局。

星期日 四月四日

整天沒有做過功課，總是迷迷糊糊的，像失了主宰。傍晚接到哥哥的來信，我匆速地把它讀完，於字裡行間得着他對我的關懷，愛我的深摯，他是我的哥哥，也是我的良師。

從他的信裡我看到了光明，我覺悟自己在過去悠長的歲月裡，只迷濛在黑暗的歧途上，煩愁與憂鬱把我的生活整個包圍。現在我的心

頭閃過一道光，我好笑的了，我像從長久癡迷的夢中醒來，我拿着他的信，帶着幽渺的冥想離開宿舍，穿過濃密的竹林，滑着平坦的校道走到海濱的游泳棚上，望着一輪胭脂色的夕陽，悠然做着過去愛情的幻夢。這些夢在我夢醒的時候是一無所有的。

然而，夕陽對我作臨別的多情的照拂，倏忽間，夜神帶來了黑暗，我倚欄站着，眺望珠江的黃昏，廣州的夜景，我深深感到陶醉。

猛抬頭，天上的繁星點點，在黝黑的天幕上閃爍着明亮的光輝，我驚喜地笑出聲來，我回味着哥哥信裡的一句話：「天上的明星正多呢！」

星期一 四月五日

自私的愛情，我不留戀它了，我好像駕着一葉扁舟，在波濤洶湧的情海裏漂盪，當更大的暴風巨浪將臨之前，我應該趁着湍急的流水，退回到平靜無波的邊際，以避無謂的犧牲，今天，我的心得到了解脫，拋棄那愛情的小舟，登上求學的涯岸，這裡是風和日麗，柳暗花明的世界。這裡沒有險惡的波浪，也沒有狂猛的暴風。

我是一個青年，我有青年人的熱情的愛，從今後我拿這愛去愛那真正愛我的人，愛萬物，愛工作，愛學問，我要從過去的遭遇中去體認人生，去創造更有意義的將來。

——(完)——

傅立山君：

請將最近郵址告知，俾便寄刊！

喚召

鍾浩

流浪人相遇得和萍水一樣偶然，山之阿，水之涓，何處不是他——或她相逢相聚的地方。

記得那年——飄泊的年頭，令人不可捉摸的飄泊裡，我們竟然相遇了，人何曾會跑出這個道理。

就這樣，和你手攜手踏過好幾省的邊沿。天寒歲暮，有幾次我們蜷在被窩裡。

青蔥原野上，深紫色的蠶豆花換上厚莢的時候，我們耗子似的鑽到綠叢裡去偷將起來；眼珠子骨溜溜的向四面探索着，時而交換下鬼祟的微笑。

唉！這微笑，竟成了今日回憶的滋味。

人的離散像是在狂風中的秋葉，樹眼間，高飛遠去，踪影兩無，你愈想捕捉它，它飛愈遠了，茫無止境的分散了；是誰擺的鬼。

我要回家了，我是海邊生長的孩子，是會告訴過你的。

當時你木然呆立，眼睛瞪着遙遙的那方；你沒有說什麼：只叫珍重。

是了，我珍重了，然而你呢？但我沒說出來。

委實我們要說的話太多了，打從那里說起；又有多少時間給我們深談；還是不說的好。

歸去了，這海邊生長的孩子呀！那能不懷戀着飛舞在海濱岩石上的浪花呢。

細雨溼溼，沾人襟袂；我孤獨走上船碼頭，人很多，但我的心是孤獨的。

航行在蒼海里的船，有我孤獨地翹首看蔚藍的天，飛翔着那幾簇光亮的白雲。

呆望無窮的烟水，遙遠的，遙遠的，找不到涯岸。

沒有邊際的水呵，你將把我飄盪到什麼的地方去。

那邊棕櫚叢中，波羅蜜樹下，不正有人抱着他底Bibi。在彈奏吉卜賽人的流浪曲？

還有那木棉樹含蕾待放的鄉土，深厚人情的故里，俯圍着我的慈親。

我用抖顫的手拆開他們給我底信，深重的故鄉的泥土的氣息，喚回我已失去了迷墜了少的記憶，難道是木棉花真的要等待我回來了才開放嗎？我的心有了「日暮鄉關」的况味。

然而還有哪，那海天盡頭，山深雲密的角落；有我留連過跋涉過的地方，有關切我同情我大量的友誼，有令我歡笑過悲泣過的往事。

還有我與你携着手兒輕快地踏過了芳草叢樹的鐘山。

走盡綿長的山道——松柏夾岸的山道，明孝陵門外靚靚的少女，不是用的溜圓的眸子在你身畔團團轉嗎？

靈谷寺裡，忠靈塔下那雲雀的啼唱，和自遠處飄來山風穿過松林送來的濤聲，使那生長在海邊的人呀！悠然入夢，重溫了美妙得使他

不忍回憶的夢痕，和那南國海邊檳榔樹下月夜的潮瀾。

那北極角鷄鳴寺石階上頭夾道的修竹，婀娜的體態，洒脫的風姿，向天邊的鴻雁招着手，可是他沒有遙遠的懷念，遠寄的音書，沉在招呼着幹什麼？

我們找尋胭脂井，在那里呀？連殘跡也沒有了，是堵塞了嗎？滄海桑田，不足為怪。

只有那啓牖樓上明朗的琉璃窗，鑲嵌出整幅未顯的山水畫。

是水天一碧的鏡湖，迷朦得似在夢裡淡紫色眉黛的遠山，界劃出水天的輪廓。

澄碧似的濃綠叢中黃檗頭上的一角飛簷，和那出沒在風荷綠海，垂柳飄揚下的畫舫，是最動人情處。

十里長堤上得得的蹄聲，從圖畫裡送跳出來，驚醒了沉醉在江山勝景的情趣中的迷夢。

哦，這個是我們遊履會到的地方。

清逸的明湖並沒有為季節而改換了她的風采。

春天，桃紅李白的日子像個靚靚的少女，漫天的柳絮楊花到處飛撲到遊人們的鬢髮上，青襟上，無邊的春色呵！

夏天，紅榴吐韻，綠艾舒香的時節，像風神婉麗的少婦，少女頂着小陽傘去撐小舟，追逐荷花謝了墜水的殘瓣。——夏日的風光。

秋天啊，花訊年華的明湖罩上了夢似的秋意，鬚鬚的金風吹散了人們對湖水大量的依戀；不過，這還是秋雲世態，流水人情而已，湖

沒有老去呵！

你看：那青松的粗枝上，徘徊着偷果實的松鼠；飛紅了楓葉的枝頭，不是跳躍着無事忙的麻雀兒麼？

會記得，一個秋陽的午後，日光有些金黃了；潔白的蘋花代替了半枯的荷蓋，開在湖上，開在景色美妙的去處。

輕舟載着輕盈的笑語，嚮向碧波心。

紅藕殘了，尚帶着陣陣餘香，盪漾，盪漾，要和濃厚的水草味競一日之長。

你要到蓮葉叢深擱蓮蓬子，可刺傷了你的指頭，現在好了，有留下痕跡沒有？

蓮叢裡不見天日，除了我們的小舟滑在泥上，四圍沒有聲響人影，就只有我們吃力的抗勳；的確的，我不知進入多深了，費多大的氣力才撐得出來，而且走迷了原路啦。

我們揩着額上的汗珠，相視痴笑；一場辛苦，毫無所獲；癩現在有什麼獲得沒有？

小舟又搖搖擺擺倘佯在湖水上。

美麗的湖水，沒有給秋風吹掉她的生意，高壯的檣樹下，釘上白木板，標示着警察廳的佈告：禁止遊春的仕女們過份的嬉戲，給我們竊笑它的道學。

我們拍了不少照片，愉快的照片至今仍藏在我的口袋裡，留着給我摩挲。

你在那里？我們會再見不？光是照片上徒然是無聊的慰藉。

一抹夕陽斜在那封建氣味的城樓，古舊高大的城牆倒下來半壁暗影；蘭燈為我們搖來了倦意；在長堤的盡頭處，敲着三個大洞門——玄武門，我們踏上中世紀的馬車，走盡長堤，穿過洞門，尋覓歸程去。

我是在什末地方？
是在雲空裡飛翔？是在蒼海上飄盪？
啊！是在船上——漂流在渺茫無垠的蒼海的船上。

這座水平綫圍繞着的圓心上的浮游的孤島，孤島帶着圓周在移動，也帶着我的思緒飛騰。

白色的海鷗點破藍天的寂寞，湛碧的波濤湧起青色的憂鬱。

我安定下來了，藏身紅棉市的郊外，雲山脚下，飛行場旁，矮牆圍閉着綠樹黃屋，是一所修行的古剎。

我們都在學道，要等穩穩的三年的時光流過了，才再會和社會碰頭。

蜿蜒的沙河挾着白雲山的黃土，潺潺地在學校的邊旁流過，流呀流的，等它流盡水清了，我又再出山了。

為什麼竟失去你底音書，究竟你到了什末地方去？家在天南，人淪海角，又何苦來？

遠遠，遠遠，遠遠得那末迷茫，終於失去了沙漠旅人的足跡，遠遠得那末變幻，流浪人那有固定的行脚。

春夢幻滅般的失掉你在茫茫的人海中；凄其崎嶇的世途，你走了多少；坎坷的際遇，你嘗透了沒有？

這點點權作尋人的招貼，喚召着在天邊旅行着的你，可是你可能知道嗎？

民主國的戰爭頌歌

美國 孫用 譯

我親眼看見了主的降臨的榮光；

他踐踏着盛怒的葡萄的漿；

他拔出嚇人的利劍，閃着致命的光芒；

他的真理前進。

我看見他在成百的營壘的烽火之間；

他們在夜晚的霧露中建築了他的神壇；

朦朧的燈光下，我能讀出他的正義的語言；

他的日子前進。

我讀出了激烈的福音，一行行閃着鋼的光輝；

「你們怎麼處置輕蔑我的，我就怎麼賜給恩惠，讓那人間的英雄，來將這毒蛇踐踏，粉碎，上帝也正前進。」

他的喇叭吹出了永不退却的聲音；

他在他的審判的神座前鑑別人心；

啊，歡躍吧，我的脚！快答復他，我的靈魂！

我們上帝前進。

在大海那邊，在百合花的美麗中基督已降世，同了他的懷抱裏的光榮，這光榮神化了我和你；

他為人們的神聖而死，讓我們為人們的自由而死，上帝正在前進。

朱理雅·豪夫人，原姓華特，美國女詩人和社會改革家，一八一九至一九一〇。她的丈夫賽繆爾·豪（一八〇一至一八七六）是美國有名的博學家。「民主國的戰爭頌歌」譯自「近代叢書」之一的「美國書詩選」。

廣東日報

【紙報的型新最南華】

發揚學術思想

提高文化水準

供應精神食糧

竭誠服務社會

社論時評

深刻透闢

電訊專訪

迅速確實

編印發行

新穎敏捷

丁刊創日一月五

·七大周刊·

- 一 嶺雅
 - 二 文史
 - 三 經濟建設
 - 四 文摘
 - 五 教育與社會
 - 六 國際
 - 七 星期版
- 刊學族民出增一期星
刊副苑文為天六餘其

銷紙量大·廣告力宏

直接定閱·特別優待

社址：光復中路四十八號

電話：

社長室一四八〇七
編輯部一六六一一
經理部一六六一一
營業部二二九五七

詩建設叢刊

- 第一輯：被放逐的人們
 - 第二輯：紀念碑的設計
 - 第三輯：長青的祝禱
- 預訂四輯實收叁拾萬元

八八八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〇〇〇
元元元元元元元元

本刊重要啓事

(一)本刊出版三年來，荷承各大都市書店惠顧，鼎力協助推銷，用能風行內外，普及遐邇，愛助之情，至為欣感，惟以邇來物價變動甚劇，致使本刊持續維艱，嗣後凡各地書店批銷，一律採用現金，依每期定價七折優待，如信用素字之舊戶，先行發貨，八折計算，亦須於二十日內將全數刊費擲下，以便繼續發售。事非得已，至希鑒諒為荷！

(二)本社以積存郵票過多，恐一年之內亦難用罄。故凡各書店定戶，暫勿再寄郵票。(零星小數在外)如在拾萬元以上之數，一律九折計算。

文壇月刊社發行部啓

內政部登記証京警字第二〇號
中華郵政登記証為第一新聞紙類
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編後小談

編者

物價和刊費，始終是龜兔競走。在鷹言燕語所寫的兔子雖跑得快，因輕對手，中途睡眠；烏龜雖爬得慢，可是牠勇往直前，終得最後勝利。可是，目前物價和本刊刊費如以鷹言燕語來比，事實上則完全不符，尤以最近幾個月來，物價的兔子不特不在樹下磨牙，而且是精神抖擻，眼明腳快，向前狂奔，本刊刊費的烏龜，加足力氣去追趕，到頭來仍是望塵莫及。

記取本刊復刊時，港幣一元不過等於國幣壹百四拾餘元，故國幣定價式百元，港幣對價則定為一元五角，那時一切以國幣為本位，以後一波未平一波再起，到去年時，本刊的定價對港幣，減至等於一元，除了折扣加以貶值的損失，故到月終結賬時，慘至收回僅有三四角了。過去幣價不安與低昂，愈來愈快，倍數驚人，本刊蒙受的威脅與打擊端，讀者們精神上的鼓勵，與物質上的增援，可是，讀者們出力多，而經過中間層的大折扣與國幣被無形的罪惡的黑手竊餘的所值，本刊所收到的幾乎所得無幾，「不然，為什麼本刊在華南銷路最大，還曾蒙受虧蝕呢？」

現在本刊為使讀者們直接受到本刊的廉價，而本刊直接得到讀者群有效的支援，特將直運加入基本定價，(六一萬四期)本社為使定戶最早得到本刊，在定戶收據上印有「取紀錄二欄」，隨到隨取，已可避免郵滯，又可保無失。

本月十一日(即農曆五月初五日)為中國詩人節，本刊出個「詩特刊」藉以紀念，惟本刊向來的作風不在應時應景下做工夫，或嘔心血，絞腦汁，所以選刊十餘首詩及一篇論文，似乎都與屈原無甚關聯。其實，在今日經濟決堤，洪水氾濫的今日，編者要問屈原在天之靈，到底淹死了多少作家，詩人？而今日這樣的環境之下，到底有多少詩人、作家，悲憤、牢騷、抑鬱而死？所以今日我們追悼屈原，或紀念詩人節，倒不如說為自己哀悼，為自己的生命、靈魂去殉。單相思「愛情而悼」。——請參閱本刊去年五卷六期王任夫先生「屈原離騷之探源」——到底我們的愛人是誰？就是今日中國。

下一期，是本刊八卷一期，又逢本刊出版七周年紀念，惟望許多熱愛本刊作者和讀者，繼續幫忙！詩人雪萊的名句：「假如是秋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的預言詩句，對於我們將得到怎樣的印証吧！

本期每冊另售 國幣拾陸萬元

南京圖書館藏